



啓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四明樓

鑰大防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勾稽更許引
嫌而易地事應如嚮人以為神倍煩致曲之私
益戴不賞之賜伏念公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
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与宝牒討論之末貳
戩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
制幸遂贅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九

四明樓

鑰大防

啓

謝除宗正寺主簿啓

容臺列屬方驚出命之從天宗寺勾稽更許引
嫌而易地事應如嚮人以為神倍煩致曲之私
益戴不賞之賜伏念公頃持孤迹入玷周行叨
金科筆削之司三歲于此与宝牒討論之末貳
戩最優念親年之益高思色養之多闕偶逢新
制幸遂贅員天台四明喜家山之在望治中別

駕奉菽水之餘歡甫更二考之書復捧三州之
檄苟逃吏責來赴朝參登先範之門始尋故步
索長安之米甘作時人素蒙一顧之隆重辱千
金之諾屏身逆旅妄意洪鈞不圖信宿之間忽
被生成之屋方群才之競進或參月之曲留是
何庸愚首勞記軫俾居制作之地得以周旋其
間雖公府无私諱之可疑而人子有至情之當
隱范蔚宗謂郭泰為大司馬迂以趙談為同彼
雖千載不刊之書亦有一時隨宜之例矧後兄
正有近比而律經端為此文非敢為循牆之恭

齊國之政諒無五月之淹趣曹相之裝即听三
公之拜公季不知道才非瘠人偶需末第之名
濫作諸侯之客散園會偶獲事賢明歡寒士之
顏願託千間之厦順下風而請教持一瓣之香

通太守莫給事給啓濟

恭審崇膺宸誥起鎮侯邦瑣闥需賢將復甘泉
之舊左符共理暫為滄海之行先聲所加中听
皆聳恭惟公官季該四部文擅兩科渾然金玉
之相凜若松筠之操經綸自任直將率明主于
三代之隆雄捷不回信能立懦夫於百世之下

齠藏既久閔望益高独由曲道以致身自结九重之知己紳書東觀徑躋瀛州學士之聯典奏南宮已有鳳闕舍人之樸上方修明號令鼓舞華夷爰念制詞思復深淳之体肆求卿列首推宏博之才俾代予言仍忝內相大述作多出其手豈惟復見于長楊近詔誥自為之文端歆上規于姚姒还直螭吻之秘進趨鷄戰之更藉剛方之資為專封駁之寄危言造膝嘗有志于回天勁氣逆鱗曾不難于去国生令時論之推重惜无諫列之拜章退安香火之祠自得林泉

之樂惟永嘉之古郡實東澗之奧區乃命丞流以遂均逸一麾出首肯為顏步兵之詩五馬日随姑尋王右軍之舊矧高門之名勝著此地之聲華南院世官犹有甘棠之遺愛阿連客授尚存絳帳之餘風自引成命之肆頒惟恐使君之耒暮山川改觀城郭增輝地控甌閩正有資于韜略道傳伊洛尤仰賴于範模第恐廊廟之資尤被冕旒之眷賜環在迩豈容皂蓋之行春視草居中復見金蓮之照夜遂閉大拜以佐中興公季不知方才非可用末科廁迹自憐書馬之

愆再試得官人笑畫蛇之贅敢恨八年之家食
第慙多士之主盟好為人師真成不韙此非子
生曰惧弗堪仰子騎之鼎未韋二天之在望飛
鴻遵渚咸歌姬旦之歸兮泮水采芹独喜魯侯
之戾止

通邵通判啓範

別駕功高夙仰聲華之茂廣文宮冷幸依范蔭
之餘念行豕于趨鳧願敢稽于饋鯉恭惟公官
風儀峻整政術高明試以劇煩井、有條而不
紊遇諸盤錯恢、游刃以有餘矧是永嘉甲子

寨官月遣十兵巡其上鄉豪又伺察之隈苟

即以閉於邑隨即補治其視蕩然而出如之

者豈不相万、哉今犹以為未也謂不有以為

千百載之圖終恐不足以繼而前功寢隳矣於

是又议是一菲約為田二千能紹得上林海沙

田三百二十餘畝又得京山汝佐湖外之地六

百八十三畝在泉有拍水廢湖素不畜水得也

百四千五畝二者尤為田一千六百六也八畝

皆出管司之相視不妨公不害民汲地之遺力

俱有水源以為灌溉募民耕墾溉以資根番金

新地皆成阡陌得禾稼實利以助費又將益永
曠土且以其收而歲增之以足二千畝之數築
倉於縣酒務之西專儲粟以備修隄之用歲省
重費民遂息肩停五為千金之隄斥鹵化膏腴
之地傳之將來利碩不博哉刻書又備邑人所
請奏之九重白之廟堂及當路諸公允以此莊
之田依常平例不許它用仍禁官民尹之請度
可經允 至天子加惠田里諸公相與繼待其
說亟下俞音曹不淹時今率吏民祇拜明命刻
之堅珉以詔後人今之宰劇邑者簿書期會用

祖宗不致山川器幣之廢然為臣子當明許勢
秉机之嫌著之甲令以謹臨文之疑揭之棘闈
以備入門之間倘律度之不中宜衡鑑之弗容
自非詞華驚絕代之工議論知古人之正又安
得特加祓拭曲賜甄收既寬引敗之誅仍玷生
文之選如公者伶俜无取坎壈數奇猥承簪笏
之餘期紹箕裘之業念踵登桂籍者已三四世
而不書雁塔者几數十年幸魁第之聯飛喜門
庭之少振願修世季益大家声濫由御老之書
未赴春官之試孺子不謹嘗約日而後期窮鬼

為妖復轉喉而觸諱問山犯名之二者犹有不
孝之愧書馬与尾而四者尚懷謹死之憂矧明
見于條章乃自為于鹵莽深慮布帛之賤不勝
鉄鉞之誅敢謂巨公曲成孤主畧去片言之失
力收一日之長委墮甌于道中已甘絕望取焦
桐于爨下實賴知音既援倒于先朝遂飛章
于清禁異恩俯及同輩皆驚雖不能豪奪于錦
標然固已寃踰于華袞三神山上人憐不及于
螯頭千佛徑中自愧得陪于驥尾退量叨冒良
有寅緣茲蓋伏遇公官正始名流開元故老公

車說議与秋霜烈日以爭熾召駟重耒快鳳凰
景星之先覩假道蓬山之上主盟蘭省之中凡
屬品題莫逃藻鑑雖小善之占必以錄考收天
下之英雄而斯言之玷不可為尤費筆端之造
化遭逢若此稱報謂何公敢不痛自激昂益加
詳謹对千人而不犯顏尚友于先儒號一莊而
復荒肯下同于流俗誓捐頂踵以報丘山

謝試中教官除温州教授啓

就試棘闈復售紹文之技庇司槐市誤叨分教
之官慙无黃絹之好辭偶中青錢之妙選幸踰

望表愧溢情涯竊以庠序之興人倫是賴郡國
皆立王化尤先僖公能修泮宮致一時稱其多
士子產不毀御校蓋千載以為美談在西漢李
唐之盛時有文翁常袞之循吏變蜀郡如東魯
至司馬氏而昌其文化七閩如上州有歐陽生
而為之倡是知自京師而首善必崇御黨以
斥賢惟我 皇家歷參古制開孝宮于四海延
師席于諸儒慮擇士之或遺復設科而俾試攷
之經以視其識命之賦以覩其材人寡鑒精禮
優選遴欲中兩司之意必兼孝子之長如公者

術業空疎詞章罷散受過庭之教敢言康鼎之
解頤習雕蟲之工難及溫生之又手比辛登名
于蘭省夫何因迹于銓曹念舊孝之未燕樂此
途而妄進操觚染翰是皆已試之才歛板趨風
咸望非常之遇願如孱質乃與英游方期六鷁
之退飛敢謂雙鷗之連中獲离場屋之餘習復
逃川縣之後勞載惟永嘉實名東浙鰲頭屢占
在笏：白袍之間黌舍宏開无青：子衿之廢
苟非儒匠難主文盟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
此非子坐恐招有若之譏念得宥之過優復去

家之不遠死非僥倖端有寅緣茲蓋伏遇公官
旋幹化叔主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万国之泰
和小成大成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
宰危難尤累于洪鈞久憐書馬之德欲收置于
門下茲試不龜之藥偶獲典于選中亟與除書
實由大造公敢不益堅素履不負初心季不如
務師曾何知于善誘教然後知困頓敢忘于自
強廢上副于眷知以少固于報效

面交代李教授啓

水以十五首温州教授任內

陪鴈塔之題恍如昨夢叨鱣堂之選猥繼後塵

荷委貺之荐臨媿馳緘之已後共惟公官性天
夷曠才地高明筆陣推鋒得雋岸膠之彥儒林
振藻飛英俊造之科尚淹三館之遊俯作諸侯
之客一方士子固已樂吾教中當路薦書皆歆
出我門下倚聞嚴呂徑挹超除公託契已深承
顏不遠此非子坐正慙温故之稱必有我師全
賴告新之益

通添差教授王大博啓信

賓與鄉國曾叨推轂之知客授侯邦尤得摳衣
之使抚躬喜甚剡牘先之恭惟公官賦軋兩都

名高天館文章換桂再登後造之材闔闔排雲
首上治安之策詔開言路章交公車英詞獨徹
于細糧褒語冠踰于華袞先生入太季方將育
天下之英材廣文獨冷官何乃為諸侯之賓客
俯從新制大屈公言風引仙舟維覓三山之暫
遠雲垂鵬翼會看万里之橫飛公少欲傳家長
而惜季開門覓句初无壅日之稱仰屋著書空
有醬瓿之誦頃藉鸚章之薦遂叨鴈塔之題不
知七年待次之遲但喜一旦同寅之幸豈止日
沾于膏腹要當力踵于黃趨既非中行待我以

盤根九藹替紳之譽尚淹濶步俯就徒旁已報
政于羅川更守入于安固一同何幸獲依明府
之仁三異有闕行應清朝之選公踈愚自信憂
患何聊忽為双旌五馬之行款訪孤嶼中川之
旧人情物態雖曰素諳吏事邦條正資協濟曾
未馳于尺牘乃先辱于朋緘欣荷良深敷宣罔
既

回沈主簿啓 吳傑

別十五年願復為李君之御官二千石又獲在
鄭公之御入境云初飛緘未暇不圖前輩先辱

英詞伏惟公官厚德鎖浮高風立懦蚤勤李殖
視富貴若易然晚悟性空置功名于度外笑孟
嘗之下客為義皇之上人以濟南伏生之年抱
西河子夏之疾隱居求志之士吾見其人焉耄
期稱道之賢蓋僅有存者行見鶴書之聘仍加
鳩杖之扶乞三考之格言為千載之盛事公頃
因客授獲典英游茲叨銅竹之分方厚金蘭之
好拔薤一本惟忠告之是求束帛十端惧寡罔
之貽請敢俟及階也而相師冕便者從牀下以
拜德公

回楊秘監啓

公猥自佐庠謬參外府兼史牒討論之暇皆英
躔吹借之私垂問甚勤搗謙良渥再念一登末
第曾因公諱而退飛三八容臺率以祖名而引
避雖曰用人事神之義亦惟窮鬼轉喉之妖敢
因修謝之餘併發自公之 唐依益切感叙奚
殫

回王原父主簿啓

頃傳新作慙妄正于雌黃茲荷勞謙喜再未于
天素至期遠到學有雋功曾日月之几何覓詞

章之頓進伏惟公官才由天典業本家傳孔鯉
過庭素佩學詩之訓相如入室肯希用賦之圖
既決世科浸登宦路移平昔窮經之力為一時
應用之文今日侍親既供子職他時遇主可代
王言尚云老馬之智專不鄙雕虫之技小謂白
圭之玷固曰可磨而清濟若毫豈如无有不量
衰朽輒指纖瑕非惟款禪于聰明抑亦願加于
砥礪今則下語俱當屬聯更工回念旧編如出
兩手雖未至飄零之氣然已有咄逼人
之風盱衡以覩刮目相視要知駢儷之有体不
必怪竒以為高既不當窘于邊幅之間又不可
施之廊廟而駭文從字順意足氣全苟進季之
未央諒蜚英之有助君如斲輪者須得手而應
心此若持衡然惧俯首而至地果或亮我尚惟
勉旃

回李希岳先輩啓

澤底名家素聯扮社雲間後譽未覲芝眉辱華
翰之光臨喜高詞之剏見伏惟公人天資近道
學力過人繡口錦心期赴功名之會金昆玉季
已蜚場屋之聲豈大才之未逢何小敵以犹怯

然焚舟而進者有決勝之志手劍而盟者乃敗
北之餘試看今日看朱騎馬之流多是前奉點
額暴腮之輩會見出一隻手竟當取第二等欲
大振于家風惟益修于賢業自慙朽拙莫助掀
騰輒馳緘以附鴈足之还方洗服以俟龍頭之
選

回張子完教授啓

謝作亦虛跋

虛以擬元仰儒先之述作言不考意異李者之
發揮惟後世之子雲有本朝之君實探賸索隱
著書立言頃尚多于闕文旋獲逢于全帙蓋下

年得之張御史之手謂蜀本出于范太史之家
且言令慈木之特親曾覩德深之說既逾三紀
始遇一編專窮象數之微備見淵源之蘊輒伸
末說具載舊聞初發未有演義之篇故尤欵于絕
識及今見發微之論乃考掩于前功念其生不
得用于時賴有此可少見于世况家傳之甚的
實鄉義之所推掠而有之忍亦甚矣不勝憤懣
併為办明豈惟慰九原之英抑亦表一介之善
伏惟公官義尊從祖力取世科知與李之有來
發幽光之不泯懷問一得三之喜極駢四僂六

之工荷意甚勤非吾敢望藏于屋壁何殊孔氏
之還報以瓊瑤徒媿衛人之厚

回上虞社君昆仲啓

伯氏決科出世真成于一佛華宗積慶克家又
見于二雅琴劍踵門文書衒袖大篇見憐才之
切長箋知種孝之深陳義甚高揚謙似過有如
衰悴自揆庸疎論道德則虛負于初心言文章
則難追于古作徒勤盛意祇益厚顏尚冀融明
均垂孚照

回陳勝私先輩啓

謂少通名初喜見秀公之裔世家論契乃知為
侍講之門握手定交傾蓋莫逆伏惟一人父書
素讀天分更高盤萬卷于雲夢澤中巢四干于
康庐山上及見開元之故老尚聞正始之遺音
古事今事向无不知儒家道家應皆如响稍窺
新作歎温厚尔雅之文側听高談真直諒多聞
之友言誠可用幸有自來蚤負俊声蓋是崑山
之片玉晚甘肥遯竟成滄海之遺珠退念少時
親聆慈訓遭虜兵之肆燬寓家舍以偷安荷先
正之相求闢數椽而共樂穷百家之奧旨信一

代之偉人王紀以還上來过于中舅交臂而失
恨不拜于下風豈謂莫年得遂矣嗣自幸無涯
之樂且罔未見之書游邊忽作于宵征言別更
屢于夜辱于生能几再見未期相送仙舟第有
加餐之祝會從練籍式觀破賊之章

回翟司戶啓 大正

服忠惠之英名固已踰于四紀罔孫曾之競爽
曾未識于一人喜戶掾之鼎耒扶衰蹤而自幸
伏惟公官家傳未遠天分更高書讀五車多是
牙籤之旧仕同三語密參蓮幕之游諒无暖席

之温即有交章之薦杜門老矣承問欣然倒屣
相迎及見故家之人物揮犀晤語尚傳前輩之
風流

回刘監場啓

客授仙鄉夙罔後奮屏居海嶠喜听先声知望
履之匪遙荷飛緘之下及伏惟公官性資純厚
問李遥深毓秀簫臺真得江山之助策名楓陛
榮登將相之科宜徑為結綬之行乃俯就熬波
之戩時則可矣君其升乎退念衰蹤再辱英峙
回思三紀知故舊之几何未共一樽庶笑談之

莫逆

回奉化趙縣尉啓

居閑已久喜逢梅隱之夫投分素深知是雲齊
之子貽緘先辱修報何遲伏惟公官挺秀天支
傳芳祖烈翻佳公子稟資固自不凡顯世
豪英游官已知自立暫宣威于綵捧會接踵于
青羶旧識一難又迎一尉輕典徑造豈惟桑梓
之必恭先壑相望正尔松楸之有託

回曾簽判謝復官啓

賢者受誣輿情久鬱至思牽復公論終明方深

贊喜之私乃勤言涼之寃伏惟公官世專清白
政奉廉平蚤通籍于金闈旋字民于花縣方政
奮之旁達俄毀言之上聞乃以乾餼之愆重為
白圭之玷叫閭徒曰欲復鴈門之躋投匭莫伸
屢索長安之米忽聞昭雪盡釋猜嫌首吳故官
遂登上幕自此升矣已知復玷缺之難惟公有
之行遂赴功名之會比傳氏報尋辱郵音荷雅
眷之未忘媿荒詞之不敏容多福固匪吾人
之當言皓易汗願全君子之終吉

回賀致仕啓

頃自投閒已作終焉之計迨茲告老亦惟仕者
之宜况平生不敢為高至今日自應知止過蒙
褒拂深荷謙勳及神虎挂冠之季幸酬素志若
龍馬負圖之直實出侯恩方此控辭未遑叙謝
敢輸微悃以報先施

回西安高寺丞啓文喜

七旬得謝方拜君恩千里貽緘祇欽友誼誦高
詞而增歎拊陋迹以何堪公仕未為貧才非適
用數奇命薄何望寃來平除歲迂寢踰涯分積
有妨矣之媿遂為宰郡之行自頃投閒已作終

紬書東觀更用先朝之官忽蒙駢儂之工尤見
淵源之自惟我宋文体之盛掃晚唐風格之餘
楊劉始以藻麗擅名歐蘇惟以才氣獨步後未
爭奮分派寢差凡詞采之有闕或雕鏤之未免
不圖晚景獲見勝流洗未習而一空視前良而
无媿何有報酬之称第知減弃之榮

回真正字啓

給札北門首闢治安之策紬書東觀先勤駢儂
之文退視歛然勞謙過矣伏惟公官乘珠照夜
衡玉懸秋宇量弘深吞雲夢者八九胃襟宏放

貯文字之五千連中異科徑登左李茲更化之
云始以急賢為最先落筆萬言无非當世之務
奏名九陞遂結明主之知擢處道山尚迂俊執
雖百家之富未及于盛際而四部所蓄孰比于
秘藏嗟朽蠹之日侵亦校讎之几廢僥絕意軒
冕之進能垂精竹素之間竭其心思磨以歲月
豈惟辨正于訛舛抑以多益于見聞遠業崇昌
貴名增重此時冊府共推為行秘書他日正堂
信可謂真李士有如哀朽喜見豪英頃聞禮闈
之言頗以里俗為念知所存之甚大致相與之

尤深強飾蕪詞以酬雅眷文不足採意或可通

回趙昌甫監嶽啓

書舒鳧飛喜見章泉之姓氏亭名魚計可觀小
字之賦篇驚二室之俱未預千金其何美伏惟
公官季耽八素識洞九流雖離鄭圃之居枕是
趙家之主旧傳文獻不知几世淵源時出詞章
自然一種風氣流傳寢廣慕用良深恨无半面
之恩忽枉五雲之旣惟上饒夙名于佳郡而南
渡尤多于寓公東萊文清之重名典刑斯在南
間稼軒之妙語酬唱相從接續繪之王楊為衣

冠之巢許到霜降水落之後擅日光玉潔之稱
不圖加念于陳人使得遠沾于賸馥公倦游既
久得謝重来慙共政之无堪欵妨矣之已甚屢
當求去犹若留日陽果其未光首肅大昕之
謁景翳以將入尚通殘客之未當血氣之既
衰以筋力而為礼心存北闕欲報未能日薄西
山不歸何待况茲踰七望八之際安有駢四儂
六之工猥以荒詞妄希雅好曾不存意既以為
顏

回張伯修結交啓汝礪

貴賤雖殊無不湏友以成者交遊當謹必先擇
善而從之愧我非才誤君永契惟朋友實為士
之急務故古今以備人之大倫不取乎挾有勲
挾貴挾賢每求夫友多聞友直友諒是以合志
則一面傾蓋如故或至與思則千里命駕而行
道義所存器重如此古人混去不返俗子紛
何足云倚貴勢以為山視貧交而如土平時
相遇雖款誠為盡小物所動則仇隙頓成經一
死生因以知情者多矣臨于利害賣而取寵者
有之豈能無愧伐木之詩固已不勝谷風之刺

悵聖賢不可跂而及。願風流孰能坐而還。舍君其誰當。今何遜。伏惟公官勃窣為理窟。慷慨真人英器。大難容反為下士所笑。才高死用直。以巨儒自期。思得同志而与之階遊。故凡庸才且不足為伍。肯許陳餘之列。頸未逢范氏之殺。雞遇无益之交。朋過輒忘其姓。字時唯公琰。威重有守。獨与祖希情好。日隆同心之言。臭如蘭。樂則生矣。君子之交淡若水。久而敬之。惟情不可間。而踈故人皆欲得。而友退量陋質。敢廁英游。初期蓮社中。不許謝坐。居其列。豈意竹林下。乃

容向秀。預其流。吳以雄文深為縛。禮咳唾已成。珠玉宝擲地。當作金石声。实昭盛德之过。謙益使小人之不称。公區區何数断。死他雖相距。一望之遥。恨未諧半面之雅。備闻高誼。日久矣。豈若吾身親見。裁将抱季任之幣。而願交于下。風乃尽嘉賓之心。而獎成于後進。公敢不竭愚者。衆慮之得禪上性。就孝之明。终身无变于炎。凉一節不踰于風雨。今自全異自異。吾懶為玉。川子吟。我用我卿。用卿君母作庚中郎。語。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卷二十馬笏齋藏抄本卷六十

卷第二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啟

代賀魏王判明州啟

以下五首代先公工部

恭審顯冊中頒价藩易鎮任隆分陝多推大國
之王宗茂強周咸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達驩喜
一詞恭惟公官慶席璿原輝分宝緒天球不琢
中全温粹之資金鑑洞開外廣精明之照為善
深知于最樂退朝有若于死憑節旄兼兩鎮之
雄劍佩願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履于大名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十九

玫瑰先生文集卷第二十

啟

代賀魏王判明州啟

以下五首代先公工部

恭審顯冊中頒价藩易鎮任隆分陝多推大國
之王宗茂強周咸仰吾君之子傳聞四達驩喜
一詞恭惟公官慶席璿原輝分宝緒天球不琢
中全温粹之資金鑑洞開外廣精明之照為善
深知于最樂退朝有若于无憑節旄兼兩鎮之
雄劍佩願諸侯之貴啓封安化旋賜履于大名

四明樓

鑰大防



出殿宛陵復分麾于東角靜練方賡于佳句昔
襦已沸于歡謠遵海而南振元戎之號令自江
而左分 皇上之顧憂先声所臨疲俗奇慶未
听教條之施設已蠲閭里之歎愁不知官高俾
聳藩維而增鞏弗違顏咫尺求休閑于无窮
連蹇孤生衰頽末路為郎粉省屢陳過輦之忠
假守蓮城尋竊乘輶之遣偶緣瓜李之避苟安
桑梓之居方茲需制暮之期敢意忝戚藩之屬
二天在望分甘此日之杜門廣厦俱驩尚几它
時之曳屐

代賀史丞相啓 浩

恭審顯膺帝制榮正台衡總宥密之大权兼文
武之重寄華夷震疊朝廷尊嚴恭惟公官有玉
佐才負宰相器開天闢地際千載之亨嘉旋乾
轉坤贊一人之号令声動四海礼絕百僚豈惟
崛起徒步以至公侯所謂優游都城以取卿相
自星即在列已依前位之星及月寺為卿又建
重輪之月惟舊學甘盤而帝心久已簡在故爰
立傳說而自論犹以為遲進既攀於龍鱗歸得
承于鶴髮老萊子以綵衣為戲豈若衮衣之榮

太夫人乘輕軒而遊寧及魚軒之貴增二府之
門地破四明之天荒由古以來於斯為盛然而
位望益重身名俱榮止有相須致太平之心又
有高拱操成功之意京洛願王化之復縉紳異
公道之行三軍五兵之問既至于廟堂一日万
幾之務又賴於帷幄蓋春秋責賢為甚備於丞
相得君為最深當此秉鈞之時宜適投机之會
繼伊周之事業用堯舜其君民自然極中原故
境之人追尚父中書之考公老于州縣辱在泥
途惟能守分以固窮尤拙乘時而射利刘尹知

已雖自知而弗如荀令進人將不進而死已仰
啣恩施親見盛時听白麻于九重深喜綴鵷行
之後磨蒼崖之千丈會當觀鴻烈之成

代賀葉丞相啓顯

恭審渙號大廷晋班左揆外領幾庭之重兼提
史筆之嚴宗廟晏安華夷震疊竊以宣王興周
道允資元老之壯猶盤庚告商民必任旧人而
共政盖功名滿人視听故用舍為国安危况寢
兵措刑方極帝王之盛將擢士為率以為將相
之儲矧惟宗工嘗參揆路遠姬公於王室何以

使四方之逖衡置裴度于岩廊自是使西河之
听命亟登上宰庸副具瞻恭惟公官正色立朝
精忠許国自任天下之重深结人主之知持論
弗阿笑首鼠兩端之陋居官不苟掃狡兔三穴
之姦士夫敬之如神朝野倚以為重擢從禁路
處以政塗獨特文武之权實行宰相之事主張
公道與起治功夫何諶之深至徹凝旒之側
方當名實之總覈首容邪正之渾殺初未办是
非几類市中之虎及大明黜陟卒麾爪上之蠅
亟頌賜環入对前席暫登樞府之寄式冠衮衣

之歸金甌久覆于姓名玉鉉正須于調燮召詞
臣于紫禁都人知拜相之荣宣大廷之白麻公
議賀得賢之盛九州四海万口一詞上方注意
于太平公亦同心而輔政臣作股肱耳目拜有
虞戒禹之辭尔為麴蘖益梅膺高宗命說之訓
當聖賢相逢之會信社稷无疆之休益展經綸
以臻康乂公依仁最久荷德深深一闕成命之
頌百倍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固匪春风之上游
馬渤牛溲願為藥籠之餘物

代賀蔣丞相啓

敬趨宸陛俯听制麻恭審爰立巨賢進居端揆
朝廷肅靜宗社泰和公竊以人主必觀其所用
之才宰相必視其所養之氣惟胷中之素有不
可及則天下之事皆不足為蓋嘗論古之人求
氣之說雖霍光之不孝與周勃之少文惟其器
質之渾全致此功名之翕赫使廣之以絕人之
識加之以濟世之才則其視三代之臣可无愧
千載之上久聞是語今見斯人恭惟公官為國
元臣受天異稟德行冠四科之首真成顏閔之
流文章承三變之餘迥出王揚之右家聲甲子

朝行名儒既登善類相賀恭惟公官季耽八索
才似六經分東方諸侯之符俄從歸于鳳閣秉
南宮舍人之筆遂進立于螭坳比求庸使之行
无出明公之右戎酋相頌不知李揆之宜來士
論私憂或言韓愈之可惜抗穹庐而不撓全故
璧以復歸万里威名震駭犬羊之聚平生忠信
通行蠻貊之邦天顏為開國勢增重徑上紫薇
之直快吟紅葉之堦雖儒者最以掌制誥為榮
而人言犹有典屬國之嘆眷知方渥進用未央
變巧俗而至典謨正賴文章之潤色游都城而

取卿相會。攄經濟之規模。公託契頗深。受知尤厚。靜守賢侯之範。喜聞內史之除。大厦等崇。竊自同于燕雀。飛黃騰踏。願少頌于蟾蜍。

代通婺州王給事啓

灑水開藩。誤蒙知己。瑣闥批勅。屢幸趨風。追承山郡之流。復竊寶鄰之庇。寅緣有自。欣林實深。恭惟公官道亨淵。源文章典麗。家藏郅公甘棠之笏。架插鄴侯牙籤之書。掣碧海之鯨魚。笑翡翠蘭苔之戲。運天地之鵬翼。隘鸞鳩榆枋之飛。蚤登瀛州徑。躋禁路。肩險夷之一節。際亨嘉于

江左。香望高乎斗南。議論依至公。澄之不清。撓之不濁。進退有餘裕。來非可招。去非可麾。蚤結眷知。通儀華要。况一時清切之選。以數歲周旋。其間矯。蛟龍雖已得于雲雨。喬。松柏曾不改于歲寒。極論思獻納之工。見輔贊彌縫之妙。果膺大用以副具瞻。當至君居九五正位之尊。以太平惟二三大臣之貴。然而治体未定。國勢未振。雖甲兵之間不致于廟堂。而愁歎之声尚多于田里。當塗之士。蓋曰歆之而不能命世之。才独恨求之而不得。比適宰司之虛席。独因遜

續以矢辭姚崇之說明皇是陳十事千秋之寤
孝武端為一言凜然有王佐之風卓尔當天子
之意九重動色豈欲當饋以歎蕭曹四海得人
大似選中而奉臯尹志存經濟身佩安危必欲
士夫息奔競之風上下无苟且之意富国强兵
于歲月之頃移風易俗于礼樂之中迺衡之期
拭目以俟么一介何取半生无间窃即宿之虞
名将遂及瓜之代仰台星之騰曜实深賀厦之
誠庶幾么磨之蹤典在生成之列

代賀浙東安抚蒋丞相啓

恭審詔出中宸將復鈞衡之旧叔分巨屏始煩
袞繡之行郵語四馳欢声一律恭惟么官氣全
副大孝造精微倡諸儒以六经之文允謂天民
之先覓奉明主于三代之盛直為聖世之宗臣
于垂紳播笏之間負旋乾轉坤之任維持国是
振奉朝綱治已響于遂衡悲遽纏于陟屺上方
待公以共政士以奪服而為榮雖眷宥之優隆
念祈陳之哀到五使銜詔莫回終制之誠三年
執喪必待变哀而起惟開元之際共高於張說
而嘉祐之時独見于韓公二人相望千載同仰

甫及祥琴之御亟分師閩之雄冷然御風姑少
留于蓬島幸而見日曾不遠于長安福及京師
心在王室高牙大纛徃分東顧之憂黃閣白麻
行正在虛之位公退慙頑縉素出陶鎔迨茲一
障之乘又託十蓮之屬治大府而受約束恨无
鳧舄之飛如厦屋之為旡幪自喜燕巢之穩

代賀范舍人啓

伏審宸庭疏宥詞掖舟華恭惟躋度竊惟中禁
之班莫重西垣之選弥綸世務論思居諫諍之
先榮辱一言懲勸出賞刑之表動閩國體榮冠

千齡忠若子文仕无喜已无愠情如徐邈昔非
介今非通錄舊季之多同冠近班之異渥藻階
苔砌方欣星掖之重游鱸膾尊羹又歎風舟之
引去欲前半夜之席暫分千里之麾陳義甚高
急流勇退清風入詠岳牧姑用于詞人泰階文
符廊廟正資于王佐公被恩有素圖報未遑偶
緣瓜戍之先期已造蓮城而視篆小侯方事于
大國短礼爰具于遥懷魯之擊柝開于郵敢謂
相依于唇齒楚之餘波及于晉尚期曲賜于旡
幪燕寢優閑暑風清潤願精調于茵鼎佇入秉

于鈞衡

代謝戶部侍郎奉陞陟啓

下走無能謬忝花城之貳當途過所誤形袞字
之褒一徑品而便佳三下拜而受命寃踰望表
愧溢情涯竊以選奉之公今昔故重近觀所為
主人固不易知惟一心湛然妙絕冰壺之清徹
雖方物紛至難逃風鑒之毫釐見誠過于百引
辟或由于三語使不言則子几失矣觀其眸則
人焉廋哉未有斷然于稠人之中奉之于千里
之外自非俊彥曷稱褒揚如公者術與世疎能

如命薄生而多難天典數竒斗筭之才亦何足
笑僖石之祿祗益可憐半生從事于下僚再轉
為丞于百里躬親丹墨日用糝糠蔑有哦松而
自娛行矣及瓜而受代看身俾穴絕望品題敢
期一帝之春風忽到窮山之寒谷退不知擬得
之若驚茲蓋伏遇公官高識絕人大量容物繡
衣金節屢宣江上之風月寺星曹更近長安之
日進司民部簡在帝心深欲以人而事君尤喜
屈身而薦士伯樂回顧自宜十倍之增匠石揮
斤猥及百圍之散涸鮒已蒙于升斗群蚊難負

于丘山公敢不益守官箴深緘薦墨小人懷惠
藏存寸心國士報恩見之官日

代賀林左史啓

恭審拜命中宸書言左陞故國非謂喬木賴有
世臣我家再得青氈是為旧物望高位著喜動
縉紳恭惟公官德度粹夷道源淵與掃千軍于
筆陣敢當我哉快獨步于詞林无出右者結綬
丹墀之上橫經朱郎之深重暉重輪早依光于
日月從龍從虎終感念于風雲起分千里之憂
已著九重之眷爰膺嚴召入覲清光高宗季甘

盤尚記宅河之舊孝文見賈誼果膺前席之褒
欲親咫尺之威顏仍典起居之記注揖螭坳之
筆豈惟富貴之逼人秉鳳閣之鈞會見功名之
報國公披雲未遂仰斗徒勤屬分山郡之銅符
限奉侯門之珠履引置郵之傳命慶朝廷之得
人夏屋渠一方託倂幪之庇蔭夢魂相恨无
羽翼之飛翻

代賀汪舍人啓

恭審光膺宸綍進拜詞垣縉紳歆稽古之榮制
誥見代言之体正人登用善類依歸恭惟公官

識際天人道隆今昔淵源奧學倡諸儒以六經
之文挺持高風立懦夫于百世之下秉赤心而
自許歲丹宸以結知空。堅許國之忠蹇。有
愛君之節密居螭陛非堯舜之道不敢陳進批
龍鱗雖賁育之勇不能過伏蒲論事君重日邊
埋輪擊姦風生江水亟被賜環之寵載歸珎筆
之聯承親擢于中宸涉清班于西掖堦翻紅葉
謝公徒詫于風流日對紫薇白傳漫矜于清貴
茲惟盛德高親古人首正官聯用明旧制人開
公道以塞倖門聖君深納其忠嘉多士想聞于

風采究現今日謀謨之懿可見異時經濟之功
號令一新固已追蹤于姚姒規抚素定便將接
武于臯夔。假守何堪依仁有幸大厦成而燕
雀賀知无風雨之虞灵丹化而鷄犬升便有雲
霄之望

代謝除提奉福建市舶啓

分侯麾于古始始終蒙全護之私總商舶于温
陵委曲荷生成之賜竊以番禺置使傳自有唐
閩嶠分司起于元祐金山珠海磊砢乎万宝之
藏輦賁航琛奔走乎百蠻之廣樓舡舉颿而過

肆賈胡交舶以候風豈惟貿易而求質劑之平
抑將綏懷而致声教之被是為遴選必藉通才
如公者少也多艰壯而漫仕馳驅四紀備嘗州
縣之勞黽勉一心尤謹簡書之畏抱虛卽者濫
吹朝紳念尸祿之无功以治民而自詭試以一
郡逮于二年布宣詔書不知万里君門之遠施
行義後庶幾三代井田之遺幸年穀之順成致
閭閻之安靜益勤抚字以免譴訶尚書之履
声理應退听掃舍人之門外自恨无階敢謂大
鈞弗遺下体未作乞憐之態已叨拜命之荣仕

而為貧瓜成既欣于非久思不出位樗材或得
以苟容自為之謀豈過于此茲蓋恭遇公官清
朝碩輔名世真儒雷厉風飛君臣相遇于千載
天開地闢日月可翼于中興願在上引類自其
本心而為官擇人尤為急務至如下走雖曰无
以逾人察其平生必知老而戒得俾司互市實
出殊私公敢不俯激懦衷愈全晚境慕隱之
節飲貪泉不易其心効孔机之清罷貨燕无名
之費僥逃瘼曠以報使令

代通交代李知丞啓

對松而哦自笑奪丞之老及瓜而代又迎貳令
之賢願今日之交承真一時之會遇心未降于
既見齒已幸于相依恭惟公官性稟中和家傳
清白一行作吏功名小試于看鞭三載陟明才
術已聞于游刃宣勤勞于蓮幕通姓字于金閨
方嘉運之鼎來宜身嚮之潤步仕擇人而人不
擇仕姑為金瀨之游丞負子而子不負丞庶起
藍田之歎李英崔生之博清携景清之真去則
行遲誰非恋父母之國聞何未暮其如與民吏
之謠預想登仙茲為假道涉筆惟謹居然視雁

鷺之行黔突未幾行矣遙駕鴻之列公半生從
宦再轉為丞後甘州縣之勞及出簿尉之下笑
如櫟之无用愧若糠之在前雖曰尹之政必告
新然老者之智不如少材不足塞既久負于曠
瘼玷或可磨當益勞于在石錯

代通蘇通判啓

恭審既恩王陞式政金陵居百里而負丞仰二
天而托庇時方遇喜會倍倫夷恭惟公官季殖
深醇材猷敏邵哀如初湧共推大手之才山或
可移難度至誠之節名家最久治世益新明良

相會于半千闕閱當今之第一綸綍藹玉堂之
奮鼎彝書鳳閣之勲惟別乘之多才信高門之
有子眷言建鄴令號陪京羅綺一城富大朝之
風物絃歌千里綿百世之衣冠山川分龍虎之
雄甲冑冠貌貅之勇憂寬西顧任重維藩尤資
賢治中以佐明太守疇茲異數屬戎真賢已騰
耒暮之謠更听不空之頌始展驥足姑憑泥軼
之榮真有鳳毛行拾青氈之旧公材如櫟散性
若枣昏猥承弓冶之餘繆綴簪紳之列半生從
官徒甘州縣之勞再轉為丞及出簿尉之下及

瓜將代幸這前愆抗蒂欲歸深虞後患既托幘
幪之下諒寬鞭策之求双鳥願飛恨乞仙鳧之
便戎幕知穩果无巢燕之危瞻霄漢之仞墻寓
腹心于尺牘方盛德之在木惟衛生之有經祈
為守祊精調茵乚

代賀鄧遲使啓

伏審榮拜帝綸宛持使節恭惟離慶竊以自江
而左最為財貨之源繇古以还夙號膏腴之地
菽粟有如于水火山川不啻于金湯十國為連
壑承風于外府三軍分駐皆仰食于太倉矧轉

輸于千里之勞而儲蓄必九年之富欲責成于
列職必也使乎肆罔任于旧人无如公者疇茲
大任屬我真儒恭惟公官望重吏師行為世則
忠澄清而默斷用若驥以无留无非百里之才
多益办小試一同之地綽有餘雖儒者當
任于謀謨然利器必更于盤錯徇盜鼠竊曾何
置于齒牙蟻聚蜂屯固不勞于才刃姦鋒逆挫
薦牘交馳謂割鷄焉用乎牛刀况别駕始展其
驥足銅章墨綬耶自樂于絃歌泥軼屏星俄平
分于風月任居刺史之半人仰治中之賢邦國

不空繫實王祥之賴老弱從借乃許寇恂之留
由万家而治十万家自千石而陞二千石吏民
乃服其教化草木亦知其威名即地按臨方剖
東州之竹拂衣歸去空餘南國之棠惟守正以
不阿乃既跨而復振伯道載米而之吳郡已為
良守于中興次公受詔而歸潁川終云治行之
長者欲立賞以勸百辟豈私惠而庇一方賜爵
闕內侯有昔王之盛典增秩部使者見今日之
殊恩邦人騰挽不留之歌江國吳耒何暮之歎
星隨駭駟風靡列城曾未布于教條已想聞于

畏爰木牛流馬非以居材金節綉衣于焉惜重
諒未容于暖席行即膺于賜環公孱瑣无堪衰
遲有素半生役宦敢辭奔走之勞再轉為丞犹
惧曠瘵之誚名欲執鞭而後轡未遑持帚以掃
門念小吏之入疆際鉅賢之持斧駕駕策蹇詎
敢自安含垢匿瑕不死所賴双鷁无柰曾莫初
于鳧趨大厦既成徒自深于燕賀

代賀徐提刑正旦啓

行夏之時爰重建寅之統宗周之舊式謹次王
之書惟道与时而偕行宜福如川之方至恭惟

公官爽邦哲匠名世大才荷宸宸之眷知假使
臺之威重明刑以弼教懋哉期于无刑听訟吾
犹人必也使之无訟比暮年而報政与十国以
為春茂对三朝倍膺百順公戩甲而冗道阻且
長賓履躡珠遥慕造庭之礼壽觴浮栢莫陪進
酒之儀

啓別蒙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啓論

以下五首代勇氏注尚書大猷

交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無蘇子卿數千里口代可汗必有人如鄭元壽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戎而得戎心乘輅之人銜蠶于道臨軒優遣固盛世之非常杖節請行實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締兩朝魚水之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四明樓

鑰大防

啓別藁

代賀王樞密奉使回啓論

以下五首代曩氏注尚書大猷

交鄰國有道乎大而事小遣使臣以禮也遠而有光自昔才難于今任重十九年誠著夷狄孰謂世無蘇子卿數千里口代可汗必有人如鄭元璠惟樂天者保天下故和我而得我心乘輅之人銜蠶于道臨軒優遣固盛世之非常杖節請行實大臣之未有揚旌亟去締兩朝魚水之

歡接浙言還際千載風雲之會神人喜樂河海
晏安么麼至微歡忻以忭恭惟么官有宰相器
真王佐材量恬江湖不清不濁氣充天地至大
至剛貌不勝衣必匪轉石言而造膝非堯舜之
道不敢陳議或犯顏雖賁育之勇不能過愈庸
眷注寢歷清華快吟紅樂之階久寓紫微之直
敏悟如廷傾轉詔皆自為之文精壯若燕公
大還作類皆出其進式樞府增重聖朝運籌
于帷幄之中推衝于樽俎之際上方安邊境于
無事時乃堅和盟于未寒禮云云豈玉帛乎

哉使乎，安國家可也謂虞臣之相遜彼或
一時命裴度以往釐正在今日確持志士之操
果為天子而行帝曰汝諧僉言惟允身輕一葉
佩四海之安危名重太山聳萬人之風采分憂
几碩顛望東歸馬維駒馬維騏方聽皇華之選
雛集相雛集祀已聞四牡之求生靈獲安堵之
居宗社有覆盂之固孤忠凜、馳不測之深淵
萬目睽、仰難逢之盛事歡傳王宗喜動天顏
去握漢旄固已虛止台之席歸調商鼎何待趣
舍人之襲行慰具瞻即膺爰立么寒卿冷族藝

苑散材雖知必學于箕裘未克徒勞於州縣寡
交于世知己惟公碩兼葭之柔曾倚身于玉樹
笑蟾蜍之拙難追步于飛黃誰知霄壤之殊途
不替金蘭之舊分比于寸祿進拜崇墉方彭、
馳使者之車而戀、有故人之意將曲成其羽
翼乃特借以齒牙俾掃齊門獲參儉慕受丘山
而有自効蛇雀以無階俯聽先聲莫負蜀郊之
輒尋故步重瞻夫子之墻敢洒筆于下風佇
宣麻于穀旦

代賀錢樞密啓

端禮兼提
舉德壽宮

恭審光奉宸綸進參樞莞天子侍龍樓之瞻仰
裨孝治之勤聖恩加書殿之名增重本兵之寄
神人歡喜宗社晏安恭惟、官才為時生美由
世濟學究六經之蘊識窮庶物之原緹帙牙籤
挿架固喻于三萬漆書竹簡撐腸何止于五千
發華藻以為文出緒餘而飾吏果由治行自致
功名踐影仁路之深密勿從班之久屬遠夷之
弗請眷邊境之多虞游遣侍臣徃宣德意星輅
兩使盡清千里之煙塵羽扇一揮坐變三軍之
風采諭度機事明若著龜確守成模堅如金石

遠膺芝檢來對楓庭君必有尊蓋以天下眷也
時方多事要當馬上治之自非膺眷遇于兩宮
兼文武之上道安得被家令賜金之寵贊元樞
總戎之權父子無難言之嫌繫公是賴廟堂銷
未形之患捨我其誰久難其人今得此選自聞
拜命僉曰當賢雖李衛公之高才素耻由于進
士而曹侍中之故事特先賜於儒科積此恩榮
可知注倚邊聲未寂騎方高頃在金城固已
圖上于方畧今居西府自應制勝于朝廷位高
則任隆名盛則望備盡于時欲行之事當今日

可為之秋願思君臣遇合之難以濟國家恢復
之業以効官何補蒙賸素深側聞渙干之頒倍
劇輿情之喜兔葵燕麥固匪春風之上游馬渤
牛渡願為棄寵之餘物

代賀錢叅政兼知樞密院啓

恭審榮膺宸綽進貳政機兼持右府之權益壯
本朝之勢郵音一播輿論文字恭惟以官德量
恢洪勳名赫奕傳龜襲紫帟崗頭澤底之家從耳
堅昂霄擅日下雲間之譽早膺睿眷浸歷華途
游刃不見于金牛利器豈拘于外臺輔郡

著藩宣屏翰之功清列近班倂獻納論思之益
頃以違庭之未請嘗待使節以請行風清塞北
之塵名震淮南之草木折衝樽俎之上運籌
帷幄之中方鄧騭欲棄涼州微弁卿几誤國事
惟營平固守明詔謂宣帝可為忠言披膽莫回
噬臍增悔以身殉主豈欲得先知之名轉敗為
功自難掩孤忠之節亟吳芝函之寵峻躋樞筦
之權雖士氣之已振尚兵燹之未解力弭聖美
先遣輶車使狂虜遂墮于計中信真儒無敵于
天下盡掃犬羊之衆以除心腹之憂嘉謀無膠

柱之拘夫意有轉圜之易垂紳播笏生致無妨
曲突徙薪終為上客宜進參于奏格俾益究于
空規士夫喜公道之行中外欣王化之復惟夷
險不踰于操守故始終九被于龍光大臣慮四
方玉鉉方資于調燮人主論一相金甌特啓于
姓名公功祿無堪荷恩自舊側聽絲綸之播不
勝燕雀之私鄰執鄰執方慶明良之遇人耳人
耳願歸造化之餘

代回高恭議啓

假守南州方遂奉祠之請拜恩中道忽叨謀帥

之行魯脩問之未遑媿貽緘之先辱伏惟公官
精忠報主妙略濟時英、故國之耆儒表、清
朝之雅望一門父子喜富貴之昂來万里功名
諒規撫之先定豈謂著鞭之晚尚淹入幕之留
蔚相炳相輝適有同寅之幸起而言酌而祝
資婉畫之飲

代回陳鄴推啓

擢首選于漢庭聳宜雋譽置外負于儉幕是曰
異思曷遲吾行願快先覩伏惟公官東嘉勝士
西洛別傳視將相之科真拾地芥陳治安之策

石吐天葩顧上游實為館殿之儲屈故事尚勞
州縣之職青雲器業具在斯人欣綠衣風流頗
有此客否首勤高作來訪陳人駢麗何工儂嘉
過厚閑而成嬾既垂桑梓之恭言不能文又媿
瓊瑤之報

代謝直祕閣啓

假守偏州方媿承流之選陞華中祕遽榮增秩
之褒揣已無堪歸思有自伏念公稟資甚陋涉
世尤疎十上空歸莫售家傳之學一行作吏但
遵文教之忠素甘薄宦之驅馳敢意請時之差

擇容臺議禮僅逃聚訟之嘲幾旬特上廣好
生之德進二唐朝之銓選與參漢代之章程忽
去國以難留祇杜門而自省偶屬東嘉之空乏
俾分南面之顧憂被臨遣于丹陛之嚴受要東
于黃扉之選俯矜羸冷惟恐其傷虛受警言其
應如響鄰封移粟來蘇待哺之民下戶蠲租盡
車利膚之弊赤子既寬于無告青史遂書于有
年皆聖君施舍之恩繫上相燮調之賜苟逃曠
矣已劇僥逾乃論尺寸之勞誕布絲綸之寵重
念流離粗免周瘵尚多儻守臣安受于誤恩則

事體遂同于佳郡雖循檣而力請曾反汗之無
聞風阻三山尚覺去人之遠雲興四嶽遂霑零
雨之餘茲蓋伏遇公官道德宗工朝廷元老天
開地闢會千載之明良雷厲風飛冀中興于日
月深念專城之重務光良吏之求苟片言之有
問無一夫之責備坐令公麼亦玷褒嘉公敢不
益勵駑才深圖雀報仙凡夙隔無從讀石渠東
觀之書今昔何殊尚當奏渤海南陽之課

代賀虞丞相啓

允文

恭審宸章煥發肇更夾輔之名制冊隨頒爰正

左虛之廣仰觀盛事高掩前聞竊以阿衡左右
商王作相必兼于仲虺姬旦股肱周室為保亦
資于召公下及兩京以還寢隳二代之典雖大
臣之委寄自若而歷時之位號不倫至用秦官
領事之稱以為唐室宋臺之長大聖君之有作
復官制以聿新非惟遠追孔子正名之言抑欲
遂行宣帝責實之政肆疇上宰首屬宗工恭惟
公官十載真儒先朝元老蘊仲舒佐王之學負
孟軻命世之才竭忠力以事君局一心于夷險
出緒餘而應事了萬變于笑談戰親替于長江

氣已吞于醜虜威名日起富貴鼎來勤勞何止
于十年往返動踰于萬里凡四海危疑難辦之
事廷臣皆斂衽而莫當求一時剛果敢為之人
天子必虛懷而相屬于持威柄身佩安危王曰
勲國曰功碩特書而未已出為將入為相宜注
意之尤深臣主俱賢紀綱益振尊歸茲極贊九
重孝治之心位正儲闈建萬國元良之大總衆
職以遂大有為之志講內治以成不可勝之資
當稽古建官之時選衆而舉膺奮庸熙載之任
舍我其誰兼提樞筦之權進極文階之品漢儀

復見一新昭代之觀瞻周室中興會見神州之
剋復之久蒙知遇猗被使令方欣黃閣之開荐
喜白麻之播用汝作舟楫仰知濟川獨任之專
以我為鎮鄒遽有躍冶自言之意

代賀沈運使啓

恭審天陞拜恩日畿授節木牛輓粟榮分使者
之摧龍馬負圖寵冠奎文之直列城聳動公議
傾依恭惟以官造道深淳受材高激六經之
芳潤橘章驚絕代之工究千古之興衰論事有
適時之用頓趨嚴召自結深之謁公等皆安在

耶信明主下見決矣郎潛省戶坐騰列宿之輝
使行邊廷畫護長淮之境總師屯之萬竈供日
費之千金民不告勞士皆宿飽試之馮翊益知
治行之高任以閔中要資餉饋之急豈惟見研
桑志計之妙行且膺嚴吾從臣之求于烏假途
寧俟暖席以夙蒙知獎茲屬部封碩惟千里之
凋殘猶賴二天之庇使輶車澄接冀舒雅拜于
前塵海嶠阻修莫則賀裾之下刻

代賀李品運使啓正已

恭審先被宸命寵升使名九重益厚于眷知列

郡愈嚴于風采恭惟公官高才絕俗奧學傳家
納萬頃於雲夢曾破大 于霹靂手鈞璠渭水
屹然尚父之功名聽履漢庭偉矣尚書之人物
踐教中外備歷險夷堅壁淮 力抗遊魂之虜
飛芻泐部坐觀流地之錢比講鄰盟獨膺新擢
平生忠信往來蠻貊之邦萬里威名震駭犬羊
之聚方張羶而遠聘俄全壁以來歸首加部使
者之稱猶有典屬國之恨倚毗方重進用未央
貯登紫塞之華徑取青羶之舊公辱知有素贊
慶尤深大厦之庇千間夙荷悻悻之賜淇河之

潤九里願承沾丐之餘

代謝知温州啓

以下二首代知温州王侍御伯庠

承流蜀道初無保障之功吏治瀛壖復得股肱
之郡俯慙僥倖仰戴生成伏念公少已無竒晚
尤多難十年不仕惟真祠香火之依一禮俄頒
豈平生夢寐之及曾蔑片言而悟主未知何自
以為郎 方評蘭省之文忽冒栢臺之選遇事輒
發初不顧于憎仇有知必言誓少酬于眷獎久
為怨府卒蹈危機但求闔戶以省懲敢意分符
而起廢叱馭而進仰追臯祖之忠勤鼓盆而歌

有媿蒙莊之了達號啼塞耳憂患薰心願休退
于田廬姑召收于魂魄詎聞袞服之貴下軫綈
袍之思授以輔邦遂具私計裨控甌閩之要許
尋王謝之風江海一來雖巢修門之重入山川
相望惟思舊隱之可歸茲蓋伏遇 官道德佐
王謀猷濟世大開正路期立致于太平獨秉化
鈞用陶成于善類有如朽鈍誤辱矜憐 敢不
澡雪精神寃詢利病本寬大之詔務使及民勞
撫字之心以報知己

代賀史開府啓 浩

恭審頒冊九重視儀三事節旌前道聿嚴師閩
之雅袞綉交輝爰寵帝師之舊凡為異教宜屬
宗工恭惟 官忠冠兩朝道闕 聖體仁蹈義
聲名如山斗之尊聚精會神君臣若膠漆而固
當天開地闢之際贊雷厲風飛之機天下日向
于太平王化亦幾于復見晉公巨德歸為綠野
之遊謝傳高懷終為蒼生而起會稽輔郡曾
錦衣閣嶠大邦更憑熊軾上馬潛藩之眷恩光
召節之來前席受言改容加禮台廷虛左方圖
上宰之求 綽自中首飭多儀之備參鼎司之

宗品隆巖石之具瞻錫賚使蕃燕饗優渥貴盛
絕諸公之右榮寵萃一門之中高宗舊學甘盤
未見報公之及武王惟師尚父令聞授任之鈞
公素辱殊知何欽成命屬有君章之繫莫前賓
閣之趨蕭曹同心咸願股肱之夾輔甌閩接境
敢稀唇齒之相依

代魏丞相回趙明州啓伯至

將使指于龍庭曾無微効代至言于螭陛遽辱
誤恩方自愧于抱虛乃亟蒙于贊喜恭惟公官
才高王箭秀毓銀潢人推子政之明徑自許東

平之樂善享太守之祿二千石屢宣屏翰之勤
賜列侯之印十九枚益見本支之盛行被芝書
之寵即歸荷橐之班公久辱眷知茲蒙推借朋
緘遽及可知君子之謙以交態益深備見故人
之戀

代龔共參政回廣東林提刑啓光朝

入處從班已慙過分進參機務益媿非才首勤
慶牘之臨尤佩悔辭之切伏惟公官學窮古始
識造幾先六藝淵源得聖賢涵泳之樂一時名
勝多殘膏沾丐之餘比專璧水之主盟將掩橋

門之盛際乃從雅志往按選方文翁之守蜀邦
常衮之使閩部正藉遠揚于声教豈惟詳試于
刑章毋為攬轡之淹會有賜環之寵頌如菲陋
設被束知忽叨共政之圖悉有更評之助疾顛
是惧請益無階茲聞提耳之言當謹書紳之戒
陳耽見用殊有太丘未登之慙樂正無聞恐孤
孟子不寐之喜尚期弗棄警所未知

代莫給事賀曾丞相啓懷

恭審光奉制麻進登揆路華夷填服宗社晏安
恭惟以官學殖深淳器茲閑博千載際聰明之

主十年居侍從之班本末源流知天下之大計
論思獻納見王臣之匪躬頃貳改機密忝國論
輔贊藏諸用不言房杜之功仁義事其君豈為
管晏之烈天子意可使為相朝廷謂無以踰公
正夾輔之名方革秦官之陋蘊太平之業况傳
魯國之餘一聞爰立之傳實允具瞻之望以受
知最久假守無堪不勝賀履之私敢致飛緘之
敬自憐老矣方日念于故山儻遂歸歟尚許全
于晚節

代仲兄謝監左藏庫門啓錫

讞獄南徐曾無善狀司閹左帑遽冒中除誤叨
特達之知倍費生成之力竊以剖訟之際自古
所難呂刑謹兩造之情周官備五聽之制雖三
尺從事固自有法然片言折獄存乎其人仰惟
列聖之朝尤廣好生之德凡嬰罪戾咸劇哀矜
用鄰邦之吏以絕請求擇練事之人以加詳密
孰謂清強之選猥先寒晚之流有何微勞當此
殊遇伏念_以受才甚陋學道未深名粗齒於薦
書仕仍由于世賞銓曹試律雖少知司空成旦
之書戶掾兼官碩豈是柱後惠文之手偶上司

之過聽付疑獄而使評三省吾身樗材倚取一
行作吏墻面是憂况縲紲之中或非其罪而垂
楚之下何求不得閱簡書而致察束拊揚而不
施公心以觀三日而決正自慚于拙疎亦何有
于平反因獲瞻上相之光儀固已劇此生之榮
幸敢圖大造俯念孤蹤雀角鼠牙未知明辨牛
溲馬渤首厚兼收坐令下國之參軍來職中都
之外府姦胥鋤治雖云狡宄之已空寶藏所儲
或恐臺原之未盡出入親臨于朱墨啓閉尤謹
于晨昏時乎為貧孟子亦容于擊拆各從其志

望之自樂于抱閤上得近于息 下不妨于吏
考深知僥倖曲賴陶甄茲蓋伏遇 公官夾輔聖
君共康大業群才並用或下採于芻蕘片善不
忘碩豈遺于葑菲致使斗筭之賤亦霑膚寸之
餘公敢不凜雪精神感藏恩紀既以備寵中之
蓄詎敢貽門下之羞今日遭逢本非夢寐所及
他時報効要當生死以之

代陳叔揚謝興國軍教授啓六年

掃琴相門屢瞻公袞橫經侯泮辱在化鑪揣已
無堪歸恩有自伏念 公涉道甚淺接物最疎不

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永惟大父獨
立先朝正色不回志必期于去莠著書自見心
常在于尊堯雖孤忠勁節每挫抑于強臣而潛
德幽光 終暴白于昭代傳家有法遺子以安學
焉記聞禮之言仕者守教忠之訓一經未泯賤
子敢忘監踵世科幾周歲紀奉真祠之香火兩
痛家轄司絕微之買遷適開邊釁妄論天下之
事慨上公車之書雖幸徹君門之九重猶未試
鉛刀之一割坐閱星霜之變不知升斗之謀璧
立自憐瓶儲不繼投誠大造自忘躍冶之非廁

迹嘉賓時遂曳裾之願塵頭鼠目何敢求官馬
渤牛溲庶幾待用賴鈞播于小物俾客授于南
州好為人師素守孟軻之戒此非子坐恐招有
若之訛既逃州縣之後勞仍有弦歌之可樂無
非僥倖端有黃緣茲益伏遇公官旋幹化鈞主
張吾道內治外治既陶萬國之泰和小成大成
仰贊一人之化育善類悉歸于真宰危蹤尤累
于洪鈞夫何孤寒有此遭際公敢不益堅素節
不負初心學不如務師曾焉知于善誘教然後
知困頽敢忘于自強庶上副于眷知用少圖于

報効

代范孝隆謝提轄文思院啓棟

掃舍人之門方欣進拜脩事官之屬遽辱生成
揣分已盈戴恩無藝伏念公材如擗散身若蓬
飄不能飾貌以動人且無曲學以阿世偶憑門
蔭獲廁官聯公太上皇方御于飛龍先丞相實
同于附鳳言公止色獨輸蹇諤之忠耿公一心
共濟艱難之會旋居元輔以佐中興于日月之
末光會風雲之盛際生前相業但為社稷之謀
身後生涯肯作子孫之計適權臣專國而方恣

致故家無地以自容屏迹山林但知畏影冥心
窄路敢望求伸欣逢更化之初始興干祿之志
猶念一經未售莫振家聲百技無長不為世用
頓時命之大謬况拙嬾之相逢雖嘗千里以効
官又復三年之不調痛弟兄之淪落概門戶之
衰頹不自植立于以當世之公卿幾無面目以
上先人之丘壑幸直賢之並用喜公道之大開
輒彈貢禹之冠徑造平津之閣回思江國嘗叨
堂下一言之知仰望台衡敢叙屏間半面之悵
豈圖謙德弗替昔時執轡愈恭不數信陵之義

脫袍加惠猶憐范叔之寒曲記姓名俾歸陶冶
鈍不及事幸而得之善自為謀不過此矣惟文
思名官之義取公氏銘量之言鳩燕荆胡號之
良材督鄭尔魯吳之巧匠居百僚之底雖號卑
微在三轄之右頗為優簡靜惟僥冒端有寅緣
茲盖伏遇公官吾道宗王本朝碩輔總衆職而
稱上意明良相會于千齡順四時而遂物且勳
業獨高于百世惟儒者在朝美政而上臣事君
以人主握三吐而下士畢歸一貴一賤而交情
自若務盡刈翹之術不嫌躍冶之私坐使孱庸

亦叨造化，敢不仰銜恩施，俯飭司存，逢人而說項斯，敢忘此意。結草以報魏顆，誓畢餘生。

代汪景孟上龔共恭政啓 茂良

程末技于省闈，曾叨誤聽，拜下風于師闈，始受真知。不圖淪落之蹤，復望熒煌之座，敢陳悃悞，上動高明，伏念公學不知方器，非適用少脩素業，惟知讀先文之書，末科亦當起適時之志，但欲仕途之平進，恥為俗士之說，隨猥緣假吏之行，繆辱名公之舉，逮其當軸，許以曳裾，方文武並用之時，有賢愚同滯之歎，薰蕕既異，軌

轍遂殊碌，不為頗慕望之，從志安，為爾

自甘鄧禹之笑，人豈其若，將挽為政，自不得不爾。集君卿五侯之味，深所不能，奉南豐一辨之香，徒懷自信，惟集賢之門，無雜賓以進，故小人之身為衆怒所歸，獨念由銓選而仕京都，初非有援滿吏考而為師屬，正以為貧維造物有意于提擢，而揣分但甘于靜退，內省不疚，浮議何傷，克盡力于公家，庶可逃于吏責，忽傳印綬之解，是為薦紳之憂，欲留孔戡，固已難伸于末議，不負臨賀，詎知反蹈于危機，官實匪其本心。

化筆幾成于誤墨撲被而去杜門自怡追惟平生最號多蹇孤苦獨立險阻備嘗當此流離之際尤為灾禍之會鼓盆之念未歇陟屺之慈已深是知膠西之行雖曰孫洪之力也若夫江濱之溺豈亦子厚所為耶盡指怨天尤人之私益廣安時處順之說數年于此寸進何言駸、婚嫁之逼人擾、啼號之塞耳稍收魂魄再整冠裳幸逢萬物吐氣之秋寧忍一人向隅之泣用持鑛質來就洪鑪茲蓋伏遇、官得時致君以道濟物卓爾聖朝之柱石凜然王佐之規模陞

廉曰尊慕藿為之不採威望所及草木亦皆知名惟上臣之用人無一夫之求備哀窮悼屈觀過知仁頌如賀、之來似匪攸、而進念千里識韓之日初不知蒙眷之由而一緘薦稱之書已大有歡生之意矧是政機之親秉實為善類之所依遂令久鬱之情居有求信之願適會槐庭之虛席共期楓陛之拜麻廣廈萬間將隨燕雀之賀靈丹九轉願同鷄犬之昇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卷第二十二

四明樓

鑰大防

卷二十二馬笏齋藏抄本卷六十二
(較此本多廿二首)

戶另三

代通王明州啓佐

恭審光膺一禮移鎮四明加筵閣之清華示雄
藩之風采自閣成命已播先聲恭惟公官學造
聖行為世表常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
瓊彙壓倒千人之筆才出於天人策上名冠于
龍虎榜中蓮幙掄才未舒婉之畫蘭臺選士
已聞袞之登立螭陞以書言接鴈行而布武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一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

啓別藁

四明樓

鎬大防

代通王明州啓佐

恭審光膺一禮移鎮四明加筵閣之清華示
樞藩之風采自閣成命已播先聲恭惟公官學造
聖行為世表常編竹簡讀殘萬卷之書玉笋
瓊彙壓倒千人之筆才出於天人策上名冠于
龍虎榜中蓮幙掄才未舒婉之畫蘭臺選士
已聞袞之登立螭陛以書言接鴈行而布武

俄分郡寄遠暢上靈以黃霸神明止著循良之
譽雖子游文學無闕政事之科未有以千載之
通材兼一時之在位直節在庭臣之右治最爲
天下之先 聞兩地之生靈自樂二天之庇蔭
惟時節水夏近行都海區三乘地綿千里清朝
偃武久無煙火之驚潢池委兵或恃風波之險
近禦狗偷之盜遠防虎視之鄰必欲得第一流
以之爲二千石忽聞鳳詔更畀虎符宿 甚落
膽之憂罷俗有息肩之望幘幪伊通桑梓知歸
便道過家大似衣買臣之錦近臣還闕豈惟得

子敏之壇行據要津以前大用某風蒙異碩近
別自嚙豎豈知閑冷之身復拜炎煌之座曾是堂
前之燕知故壘之可依自憐屋上之烏因夫人
而亦好

代通福州陳丞相啓從鄉

上公分陝聿嚴師開之雄寒士依刘叨處二車
之任爰通名於下執喜託迹於洪鈞恭惟某官
百代偉人兩朝元老負特立獨行之氣堅任重
道遠之心奧學淵源根六經而排百氏忠誠挺
特貫王光而洞九泉當天開地闢之秋遇雷厉

風飛之主臣作股肱耳目備宣輔贊之宜爾為
翹蘖塩梅尤著燮調之效維持國是進退人才
士夫喜公議之有歸中外知正化之將復功成
而退道大不容麾分十國之連地控七門之要
故卿在望何殊朱買臣衣錦之榮盛德若虛肯
為蘓季子佩印之樂經綸未究威望益隆公尚
居東行見衮衣之復席方虛左重膺玉鉉之求
公學術荒疎性資允下遲頓不能以及事容貌
不足以動人良弓之子必為箕粗守傳家之舊
吹竽之門而攻瑟自憐應世之華念平生願上

於膺門而今日得游於佺府趨成伊通撫已知
榮駑馬加鞭儻緩一時之驅策頑金躍冶尚希
他日之陶鎔潭府請深暑風清潤願體冕旒之
眷茂加商鼎之調

代謝葉丞相奏門客恩澤啓

孤蹤何取妄干鴈閣之元臣洪造不遺俾與龍
門之下客生成有自感戴惟深伏念其一介寒
儒半生苦學蹉跎場屋後堅鉄硯之心荏苒歲
時有愧青箱之業家惟四壁之後立野無三頃
之可耕重念嚴君為漫任心勞王事嘗抗塵

於三紀之間位亞即曹竟賈恨於九泉之下弟
况孱弱門戶羈單記先反於陰孰是金蘭之
舊候舍人於門外頓驚霄壤之殊敢期當路之
知不忍向隅之泣念子路為魯參所畏固知事
契之深有山公則嵇紹不孤尤覺義風之厚假
以手援之力開其才進之階是何遭逢獲此成
就茲蓋伏遇公官夙高耆望光輔昌辰雷厲風
飛君臣相遇於千載天開地闢日月可冀於中
興方將任使於賢能願豈遺忘於微賤至如不
肖亦使有成敢不俯激懦衷仰酬恩紀便當

銜袖以上先壑且將藉手以戰文場黃壤有知
豈無結草之報青氈如在敢忘推轂之私

代通薛通判啓鳳

庠校師儒兩著佐州之効塵埃俗吏方為學邑
之行獲在下風豈勝幸會恭惟公官性資冲靜
徑學通明文字五千渺波瀾於筆下雲夢八九
忘芥蒂於胸中早收俊造之科徑躡清華之武
先生入太學久居賢士之闈博士伴獲旌乃為
刺史之丰公論甚鬱高懷自如登臨洪府之江
山嘯詠爛柯之風月撫摩凋瘵閔決是非似聞

五月之政成多賴貳車之力贊龐士元之展驥
其可再乎班景倩之登仙行且升矣公微晚
出贈燈半生頃辭善楚於尉曹復較錐刀於征
完貳令海邦之表脫身選路之初任花縣以無
堪驚瓜之甫及尚祈加惠俾免曠官非曰解
之姑試鈿刀之一割所可恃者正依廣廈之千
間

代通劉湖州啓

建牙三輔誰無附驥之心涉筆一同乃有登龍
之幸敢修竿牘仰徹齊鈴恭惟公官問望雷霆

文章河漢穿天心出月脇英詞造化之工儒
道真脉聖涯奧學究誠明之蘊周旋中度左右
逢原歷窮千古而著在目前泛覽百家而不專
紙上義裁文既遠尚有言傳釋老雖殊皆為我用
惟其蓄於中者厚故其發於外也閑入仕皇都
聲動百僚之佐出臨州縣治高三異之書惟聖
主以斯民為先而中興視循吏之盛大褒卓魯
徑躡龔黃越規二千載世間不過三教人而止
七惟其選今見我公矧茲若雲之區是曰股肱
之郡白蘋泛月想神想窟宅之深皂蓋頌春祿

師帥風流之美來行丈二之紐密依尺五之天
課最易聞上心素簡丈夫功齊四海尚鬱壯猷
刺史入為三公更觀盛舉基初死他技早興一
官徒堅鉄硯之心猶負金羸之訓典閩山之醯
務俄閣十年充樞李之法曹媿無三語轉承茲
邑獲居是邦方涓日以載塗行東身而受察豈
惟亢職於吏師之側抑將橫徑于政學之餘哦
二松之間敢言公事節姑退得廣廈之庇庶几
寒士之俱歡

代通趙郡王啓

伯圭

瞻帥門於瀛壖曾以部民而修敬望齋旄於澤
國更容邑吏之趨風肅貢朋城預通下執恭惟
公官璇源毓秀嵩嶽儲神東早之在漢京為善
深知於最樂汝陽之居唐室退朝端若於無憑
宛然常布之流籍甚縉紳之望惟親賢之並春
宜富貴之逼人寓直西清屢拜兩宮之雨露疏
封南服不移千載之旌戲清和兼惠夷之風畏
爰如衰盾之日橫池赤子憺威名於鯨海之深
大舶賈胡傳政譽於鷄林之遠樂若溪山水之
勝奉珍臺香火而歸濯纓而賦滄浪闔門而養

威重四子之官二千石用昭磐石之宗列侯之
印甘九枚式廣維城之助雖有蒼生之俟望不
妨綠野之雍容昨新鄭之負封分閭中之區屏
藁覓戟燧益嚴西保之多儀衣綉貂蟬入侍合
宮之盛禮宥光自赫福履難量公早與一官本
無它技興閩山之醯務俄閱十年充攜李之法
曹魏無三語茲四貳今又獲登門梓里有光復
見魯公之拜後棠陰未改尚歌召伯之去思自
念孤蹤適逢幸會矧是典刑之舊願承土冒之
餘賦二松之圃敢言公事而姑退得廣厦之庇

庶幾寒士之俱歡

代通李都大啓

高山仰德久故事於賢大夫冷局劾官幸獲依
於部刺史迹雖殊於兩地庇實托於一天敢因
告始之恭少見投誠之素恭惟公官風儀嶽峙
德量淵澄才兼文武之資李究天人之際羨嘗
許回忠不忘君決策請行不獨在十九人之列
論賞已足稱五于騎之賢成桃李不言之
蹊堅松栢後凋之操爰受朱轡之寄入趨丹陛
之嚴宣室受釐謂賈生久不見矣中朝召對嘆

徐樂皆安在耶亟示睿思俾遷輔郡擁麾出守
屢宣愷悌之仁攬轡觀風端有澄清之志眷貨
泉之至重移使節以按臨盡收數路之權悉總
三官之利錢流于地貨積如山已書朽貫之功
即聽召環之命以濟南吟族海內腐儒辛苦半
生甘在百僚之底崎嶇末宦監參九府之司豈
期樸櫟之資獲在幘幪之下鈍金無用尚期良
王之鈞鑠躍冶敢覲洪爐之造化

代謝知潮州啓

曳裾東閣載瞻元袞之光華剖竹南州復与太

以振門下今日棄之則遂將稿頂黃馘与糞壤
俱腐雖欲糜捐以爲門下用終不可得也

改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二終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
難曰此吾舊學且壽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餽其終者如故典
門弟子哭之失声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
之無不尽傷者盖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寶謨閣待制贈通議大夫陳公神道碑

嘉泰三年集英殿修撰陳公告老于朝天子
難曰此吾舊學且書命之臣也除寶謨閣待制
遺奏聞贈四官錄其後所以簡其終者如故典
門弟子哭之失声里人聚而相弔四方士夫聞
之無不尽傷者蓋非它人云亡之比也公諱傳

良字君奉其先自閩徙温州瑞安縣帆遊鄉澗
村里至公八世矣曾祖靖祖邦父彬皆不仕父
以公貴累贈朝靖大夫妣徐氏贈令人朝請遂
于場教授鄉里以篤行稱公天分高勝其于學
問心悟神解而苦志自勉精力亦絕人隆師親
友有不可解于心者與化劉復之朔以南省第
一人來為司戶叅軍揖教官得公程文以為絕
出公之年甚少也而名已高開門受徒于仙岩
僧舍士子莫不歸敬薛寺正士尤見公問所安
公曰毋不敬士尤曰比參侍如何公釋然增進

歸心薛氏後又相從于滬上讀書一日千里其
為薛氏祭文云我肯自喜壁立倚天見兄梅潭
忽若墜淵梅潭即仙岩也伊洛之季東南之士
旬龜山揚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祚公
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
出加以考訂千載自井田王制司馬法八陣圖
之屬該通委曲真可施之室用凡今名士得其
禋者小之則擅場屋之名大可以行於臨民治
軍之際公游從最久造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

貫穿百氏以斯文為己任綜理當世之務攷覈
舊聞于治道可以具滯補敝復古至道條登本
未繁如也 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自韋布
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孝子業其所
論者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几于家有其本
蜀中文學最盛讀之者无不動色文体為公一
變至傳八夷貊視前矣為尤盛乾道六年始入
大學士元矣不肖歛任下風八年公之高弟蔡
公幼學為省元公次之徐公誼又次之薛公叔
似鮑君滿劉君眷胡君時等皆鄉郡人非公之

友則其後也尤為一時盛事既登甲科朝野想
望風來授泰州教授以歸參政龔公茂良帥江
西以出幣招之願与定交公曰此古人羔雁之
礼不行於世有年矣善辭之未赴会太學錄闕
求之者衆龔公实行宰相事奏 孝宗曰待次
不改闕初官不堂除 陛下良法也大學錄一
闕而睥睨者衆臣欲揜取名儒為七林所推者
越拘寧而用之則人自服矣 上問為誰以公
对 上曰是朕所素知者除命一下果元異辭
就我几月 車駕幸孝改承奉郎龔公既罷政

六浸有相嫉者添差通判福州帥相梁公克家
得公喜甚以政委之公悉心俾贊不事形跡平
以專擅論罷時淳熙七年也尋王曾台州索道
現起知桂陽軍間屆八年始赴郡提率荆湖南
路常平茶鹽事就迂轉運判官改而浙西路提
点刑獄公在桂陽蠲除宿負罷地斛科倉司則
補糴諸郡米至十萬斛漕司六蠲米數萬緡可
請荒政所及者廣進登極銀三千兩屬方救荒
力不能辦申請減額捐三之二矣惠遂及一方
以服勤使事嘗感寒疾至是以奏事再入修門

頃髮如雪丞相當公正一見笑曰几与陳君奉
尚可使外補邪奏留為吏部員外郎初对上
曰卿去國几何時朕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本進來特上臨朝泫默罕有圣語
公敬謝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祕本少監訓祠曰
朕曰御使朝廷見即史有即白首色夷而氣溫
儂者贊其名則汝傳良也朝到傳誦實黃公裳
之祠也兼實錄院檢討官皇子嘉王府妙選
官祭以公兼贊讀未几除起居舍人兼中書
舍人期年始迂起居郎紹熙末年尤樓間寢不

以時自大臣而下更進欒言從班多連名騰奏
或固班叩請公自以受不世之過又欲身任其
責請對直前几无虛月剴切痛憤指陳利害无
所不用其至益嘗贊嘉邨為中官言之又嘗
奏疏謂臣等在王邨於古今父子君臣之際人
之大倫天地之正義以開導吳王而會慶闕
上觴之禮長至虧稱賀之儀區、口耳之感必
不能勝躬行之化紙上之習必不如家傳之法
今既上失王宮之欢則臣等講讀皆為空言
矣其餘骨鯁之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

上終不加譴而言云不用一日奏云陛下屢
許臣以出又令傳旨於廟堂而復不然臣貪忘
厚恩未忍決去容臣退思補過更圖入奏若不
垂听則有致為臣而去耳又從而草奏曲尽百
節犯顏極論受上意不回遂上掛冠之奏
上雖不受玉音賜可公即申省乞致仕宰輔留
之不可既行授祕閣修撰嘉王府贊讀皇
上御極以中書舍人召还兼侍講兼直學士院
實錄院同修撰謂可行素蘊矣而言者指其孝
術不正罷為提舉江州太平兵國宮慶元二年

復劾其在 大上朝奏对狂率降三官罷祠嘉
泰二年叙復元官再昇祠祿遂除泉州以病力
辭除集英殿修撰病革謝事遂有次对之命十
一月十有二日终于里第享年六十有七積官
至朝議大夫爵永嘉縣開國男金邑三百戶娶
張氏名幼昭字景惠主官礼兵部架閣文字孝
愷之女以婦德著聞先公九年卒子男二人師
輟迪功郎安豐軍壽春縣主簿師朴承務郎女
七人長適迪功郎監鎮江府凌口酒庫潘子順
次適從政郎新福州連江縣丞薛師雍次適迪
功郎處州孝教授林子燕次適迪功郎新福
州連江縣尉徐冲次適進士張紹次適進士張
畴一尚幼今人葬於前山開禧元年三月庚申
二子奉公之喪合烏鳴呼以公之抱負偉傑孝
博而精現本別有高檝作文自出机杼類非今
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多得也受知
三朝掌内外制經惟史館不為不過而名高多
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孝為可痛也公行誼著
于鄉曲述作擅于當世不待屢乞敢據其論奏
之大者列之然後知其非溲墓之訓也公之赴

郡免奏与而去臨觀 先室以曰欲奏之 孝
宗者陳之益公憂國之心澤民之具其說不易
謂 藝祖創業垂統元非可傳之法而深仁厚
澤裕我後人則專以愛惜民力為本放之故隕
自建隆至景德四 五年間南征北伐未嘗无
事而金銀錢帛糧草雜物七千一百四十八万
計在州縣不合古所謂富藏天下者也諸道上
供隨所輸送初元定額留州錢物雖尽曰係省
而不尽取大中祥符元年三司始奏立上供稅
額熙寧用事者始取 藝祖之約束一切紛更

之新法既行贈上供之額一倍至崇寧遂增數
倍此特上供耳其它雜賜熙字則有今項封樁
元豐則有先額上供宣和之經制紹興之總制
月論皆至今為額而折帛和買之類不与焉奈
引尽歸都茶場鹽鈔尽歸權貨務秋苗以十之
八九為網運是皆不在州縣於是取之斛面取
之折受取之科敷仰配賦罰而民之困極矣方
今之患何但夷狄盖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
寬不寬豈不甚可畏哉 上曰莫急于此但以
處置為難公奏第三劄子乃是處置之說既奏

褒美再三其大略曰嗣位之初詔為寬民置局
講究而民窮如故益以裁抑細微或蠲室張之
數永有以稱明詔慰民望也國家財力竭于養
兵又莫甚于江上之軍故每歛省賦朝廷以為
可則版曹不可版曹可則總領不可總領可則
都統司不可以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
謂之大軍亦糧雖版曹不得預中外勢分職掌
不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得乎使都
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與
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事出一體而後可議寬

民力矣轉對又論 藝祖治大而治細以上
本人文字令知制誥看詳升降以間次對草奏
下尚本省參詳人主所自擇不過臺省長官豈
不甚場行哉又嘗論役法謂免役亦者本以恤
民使出亦在役而逸其力也自罷募戶長壯丁
而取其亦今隸總制之類於是役者白著而法
不得不壞保正長催科是以保甲法亂役法而
行之也熙寧自有役法五等簿是也自有保甲
法魚鱗簿是也五等則通縣計之魚鱗以比屋
計之保甲但以祝察盜賊與免役初不相關熙

寧七年始以保丁充甲頭催稅而耆戶長壯丁之屬以次累募利其產尔而封樁之法起矣元豐遂著為令以甲頭同大保長催科元祐勿復旧隨即紛更至紹聖二年催科悉用大保長後法轉而為保甲嘉祐以前固元此法至此又非王安石之旧特章厚為之今士夫耻言安石之為人指章厚為罪魁而方世守其交亂之余以為成憲万古設法一安石能改之章厚能行之此斯民最大之害乃若出於三代之旧而莫敢議有議之者則付之有司不过檢坐見行

條法申嚴行下此臣尤所永喻也誠能不以保甲法亂後法雖未足以尽寬民力亦可謂至思矣進故事以真宗詔兩所福建荆湖身丁尔並特除放其論尤詳以為減折帛不如身丁切于窮民此皆公平時考古驗今可奉而行非若泛然美觀之言卒不得見于用若其封还詞頭遇事輒登未易悉數如請还黃裳給事中則引唐吕元膺紹興程碼以為此論張子仁之建節則請先處分晋止之去耆吳挺之除代而其甚难者莫如陳源与卒逢原二者源之貫盈幸不

及誅忽除內待省押班瑣闥揖事者徽章五二人皆傳誦大臣力請觸雷霆之怒几不自全一為本行公議誦騰党与凶焰不可嚮迤而公獨當之逢原麓暴恃有兵授所至亮橫其在地陽几至軍變為總領却湜所發披其偏裨上命樞臣鑄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本銜面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几而內禪子仁訖不得節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无敢

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某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又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揖比門相與如弟是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禮而臺諫有異論某極倫之亟相趙公宣旨某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閣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寺依祿格全支公已本行而某駁之再命特與本行公上奏先

及誅忽除內待省押班瑣闥揖事者徽章五二人皆傳誦大臣乃請觸雷霆之怒几不自全一為本行公議沸騰党与凶焰不可嚮迤而公獨當之逢原麓暴恃有兵授所至亮橫其在池陽几至軍變為總領却湜所發披其偏裨上命樞臣鐫戒方待罪間自副統制升都統公又論之源供職自如而詞命不行終不得俸逢原先被宣劄已自本銜而公於二者執奏再三終不奉詔以至乞身而去公去未几而內禪子仁訖不得鄴鉞源亦罷去逢原以病廢惟此三事无敢

嬰其鋒者公神色不動來則繳奏旁觀者為之寒心而外間罕知之者某與公同生於丁巳少我九日自分教東嘉為布衣交又兼師友後雖一同朝蹟而情義日篤一旦同在西掖同揖比門相與如弟是然至於同寅協恭尤非他人之比 藝祖東嚮宗廟大典集議至再始正百年之礼而臺諫有異論某極倫之亟相趙公宣旨某又執不可公從旁力贊其決而事遂定謝知閣淵以太母之弟有旨請給寺依祿格全支公已本行而某駁之再命特典本行公上奏先

具果之駁章且曰樓某委是乞當始知臣失於
點掄不及論奏若史本行臣有三罪一則迎合
圣怒不敢批奏二則衝改旨揮使有司无所憑
守三則耻过遂非元見善則迂之又欲望追寢
御筆仍止臣鹵奔之罪其事遂已嗚呼孰有負
重名于時致身至此而服義引慝同濟公訟如
公孝乎汲引人才如恐不及在湖南亟詔荐宋
文仲吳獵蔣斲揚炤在朝則荐朱熹葉適吳仁
傑王明清修史苟知其矣不復以私嫌為忌其
他成就延譽使就声名者不知其九也博極群

書而於春秋左氏尤寃極圣人制作之本意左
氏翼徑之汲肯者春秋後得左氏章指二本益
裡止獲麟孔子卒傳止韓魏反而喪之之後殆
未有此本之願見不可待則曰此吾身後之本
近既得之誦讀不已不揣而為之序其門人遂
以銘為靖某欲述公行事或恐有觸忌之嫌自
以投閒十有三年已掛衣冠視蔭凡何知公為
勗詳若畏避而沒其寃實豈不負吾亡友會稽木
集而病深恐溘先朝露不究此志小愈遂扶僮
而畢之公風度高遠動輒過人弱詩律之精深字

益之道媚登覽高致吟風依昴親之則使人意
消王謝韻度尚可想也方王上在宮邸時宿
家以詩為壽惟翊善黃公與公之詩皆有諷諫
上為置酒各親香所上詩謝之公後嘗奏知以
御札登諸召而跋其下以其藁示某未及刻而
公歸訪求此藁不可復得猶記其略云季札觀
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大史公讀虞本至于君
臣拊棘維是几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
已懲艾可不謂戰々恐懼善可善終哉益傾者
不專於羨盛德之形容皆教戒之義秦斯以來

此又殆絕某讀之為之感咽嗚呼此又先儒之
所未發也銘曰

溫居瀛壖儒季之淵問氣所鍾捷生斯矣舒向
金玉游夏淵源群本博極本末貫穿退然布衣
名震八埏晚登周行帝席為前典刑具存訓詞
是專王邠螭陛史館經筵獨當雷霆原歆回天
經世澤民齊志終為天之生才天豈偶然諸神
毓秀其必有年宦匪不建受才則全道之不行
賴有遺編後有百載復見儒先哀哉止齊見世
銘鐫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卷廿四 馬笏齋歲抄本卷一百二

九十五

小卷第二十四

四明樓

鑰大防



神道碑

宝謨閣待制致仕特贈右圖閣學士
忠肅鼓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
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有言故吏部侍郎彭
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对又以為
請且錄其諫章以進 皇帝為之愴悼詔贈宝
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十三

攻媿先生文集卷第二

神道碑

忠肅公神道碑

皇上踐祚之十有四年十有一月乙亥詔樓某
林大中赴行在大中先至有言故吏部侍郎彭
龜年之忠乞賜褒贈嘉定改元某求对又以為
請且錄其諫章以進 皇帝為之愴悼詔贈
謨閣直學士仍與一子陞擢既又御批彭龜年

四明樓

鑰大防



係朕潛藩、獨奉當權、臣用事之始、首能抗疏、折其姦萌、褒卹之典、理宜優異、雖已追贈、未稱朕怀、可特加贈、尤圖閣學士、其子欽、守寺監、簿差遣、三年、禮部尚書章穎、侍御史到槩、起居郎黃中、就講筵、同進公家所被賜御書、御製正邪論、且言公之尽忠、知无不言、首論侂冑之姦、為其沮抑、抱恨以歿、乞賜美謚、上賜謚忠肅、又云是肅敬之意、恐有司行之遲緩、當為批出、八月三人、又因晚稱奏、上云、彭龜年忠、觀可嘉、正宜得此謚、使人如此、必能寘人、主于无過之

地、先是紹熙五年七月甲子、上受內禪、公時以右史兼嘉王府直講、上在重華宮、一時旧寮、惟公最承睿眷、宣召比无虛日、未几、由西掖、迁貳卿、方趙公汝愚、決大策之初、曾遣韓侂冑奏、憲、聖慈、烈皇后、有一日之勞、至是寢以出入兩宮、始有窈弄威權之漸、公極論之、且乞去、公除職、与郡、侂冑罷、知閣門、寺、取事、轉一官、內祠、時某為給事中、大中為中書舍人、同狀、繳奏、上批、彭龜年除職、與郡、已為優異、韓侂冑无罪、辭劇、就閒、可與本行、某與大中、再奏、龜

年以貳卿得此若以為優異侂胄元故轉承宣使非優異乎若以侂胄為元罪龜年以尽忠陛下直言元隱何罪之有龜年一去必不復來侂胄內祠曰在左右若併使出外則人言自息矣某遂為吏部尚本大中竟由給事中為吏部侍郎尋皆補外郡某得婺不赴而奉祠公在荆南亦以疾勾聞林公在慶元罷歸三人者鑄職罷祠至于一再惟公之謫尤重侂胄擅權之久罪惡貫盈妄開兵端奉世震動主上奮發威斷加以誅殛中外稱快故翌日而二人趣還獨

公不幸已成千古不及見更化之盛士大夫莫不痛惜之公字子寿世為臨江軍清江縣人曾祖廣祖愈考文通俱不仕考以公貴贈朝奉大夫妣楊氏累贈碩人公七歲而孤奉母尽孝如成人初穎異讀本能曉大又比長得程氏易讀之至忘寢食年十八薦于鄉三與計偕登乾道五年進士第授左迪功郎表州宜春縣尉時亟相趙忠定公將漕公以本言月椿尔病民趙公因計為緡錢七十万而无名者彊半皆出于奇斂趙公首取最甚者如宜春麴引之類先罷之

乃以聞獲盜八人自以為非親捕不就賞公方
初筮而利民自主已如此閔陞從政郎調吉州
安福縣丞縣有寅陂灌田萬三千餘畝彊宗銅
其利步以旱告按圖疏治陂成而歲稔郡委檢
察保甲而无其籍恍然曰是縣之根本不務可
乎乃以法聯合統紀又戶別其老病強弱之下
士農工賈之業稅租有无多寡之數調夫既均
後有賑貸按籍立辦它自檢旱賴此尤得其要
蠲放不及二分而民間歡服以為前此未有得
實如此者請藏此牘以為後法育嬰兒救疫疾

雖不禁巫覡之禳禳而各使勉病者以服藥金
活尤衆淳熙十二年用奉主啟宣教即以母碩
人年高內祠便養主魯建昌軍仙都觀自初第
而歸益薦于孝以母自欺名齋以本問南軒張
公中庸語孟大又至是必理愈明開祭後進樞
衣北面者日衆復與劉子澄清之往復問辨時
相與折衷於晦菴朱公而孝愈成矣再請祠未
滿而遭內艱執喪尽禮誠信備極葬之日覲者
歎其可法以致敬致樂致憂致哀致戾哀集格
言類為一本名五致錄晚天定祭儀行于家服

除吏部尚本鄭公僑兵部尚本張公杓同薦之
得旨引見時 光宗初即位內降頗多公首論
正始之道願以 仁宗杜叔要讀屬為法以崇
寧御筆為戒公又言 嘉王傳相少而侍御多
請用司馬光令伴讀官提筆左右之訖使府寮
之勢重於侍御道義之訓密於宴游 光宗首
肯久之且曰當世急務也又以開樂之初進逸
豫之戒謂國家大讎未復而內外宴安猶袞宣
和之舊淫侈成習 光宗曰風俗驕侈大甚至
此極矣朕日夜思所以革之因奏 陛下為之

不唯風俗之變未有不自上始也二月除大率
博士時殿中侍御史劉公先祖因論帶御器械
吳端改太府少卿公上疏乞復其位又貽出宰
相云 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不聞
改易臺諫以伸倖臣之私有諫大夫同知貢奉
欲大變文格下太率選經又詩賦論策各二百
篇為式長以督課孝官公獨不可曰使士明經
術熟古文則文格自正板文已為下策文使之
習時文此非所謂教也雖忤諫官意然遂不復
選二年兼魏王府教授六月除國子監丞郊禮

遇而祠于望祭。先宗意鬱，不豫。至展恭謝之日，公具嘉祐中文潞公因設醮宿殿中故事。白廟堂又言：重華命押醫官下都堂，亦欲大臣共此憂責。次日，乃聞內引宰執三年秬國公始朝參，公為言保富貴之道，无過恭儉。又集禮記論孟子史中朝見之禮，為朝參，須知且言雖與嘉王同行在禮，世子不可與同名，非惟名不可同色，不當相似。至生日，又以恭儉惟德為韻，作四詩，壽之。六月，侍御史林公大中辟公充御史臺主簿，謂公操行堅止，不為詭隨，遇事

通明，不事沽激。八月，以旧班对，乞復經筵典故，謂勸講之臣當用明徑之士，人各有長，經須素業，不應不問所季，例以序遷。又謂宣召講官多用昼接，不如夜直之有益也。光宗云：親儒生最有益。十二月，林公以論事除吏部侍郎，公乞去。張公叔椿代林，再奏乞留，卒不就。四年正月，除司農寺丞。三月，除祕丞，即先是外傳召姜特立、公白丞相留公，恐非虛傳，至是果然。留公引李絳事，乞退。公卒，同館論奏，又勉樞廷爭之，遂寢。五月，薨。嘉王府直講論說經理精功明白。

裨益為多不勝本。其大者嘗讀梁燾辨邪正之奏。公曰此止是元祐末年小人將進君子將退之時不可不詳覽。王曰君子小人不可參用參用則小人勝公因其述元祐紹聖君子小人進退大略。王一日親製邪正辨以賜公正指燾奏而發。又嘗賜所本瑤山詩乃光宗在東宮時作有雪詩云閭閻多凍餒廣廈媿膏梁公言人主當如是用心嘗因講詩上曰下以風刺上已是人臣委曲要知為君者須使人臣直言其事方是公曰願大王無忘此意而推廣

之則善言至矣讀曾肇奏議因言用人須先議邪正王親顯其說於奏議上贊讀沈公有開講三風十愆謂十不可有一王曰要是病根全在比頑童一比頑童何事不有公稱贊不已。三請三顯講義上聞王宴居亦知人難三字於坐右公質之于王王曰然畢竟人如何知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以君子為小人止恐錯者尔公曰堯舜亦以為難也光宗久不詣重華宮公與周館八疏又以會度節未奉進香之禮自上封事力請俱不報十二月

除起居舍人明年正月直前奏事 光宗曰久
欲見卿說語此官待有孝儼人方除公謝且進
內治 聖鑒奏以 祖宗家法集為此本 光宗
曰 祖宗家法最善漢唐所不及待外戚尤
不可容場壞了公對曰 聖論及此天下之福
祖宗不委以叔乃是愛親戚之道此本官官女
子之防尤虞恐不得進御 光宗云不至是三
月直前奏起居注乃繫日之本言動无不記者
今一月四次本免到宮 陛下半年不出如此
已本三十餘次以貽後世實累聖德四月 駕

幸玉津園公言於宰相謂迎捨聚景而遠幸玉
津不奉三宮而獨出宴游宰執以公言乞恭請
公入奏会被命禱雨因言西宮不和則天下
不和天下不和則天地不和蓋天地和則雨未
有不和而雨者自是屢許過宮式伏集而不出
侍從奏陳不效皆居家待罪公又獨奏誤以臣
克 嘉王府講讀之官止欲臣等教以父子君
臣之道臣聞身教者從言教者訟 陛下以身
教臣以言教者也言豈若身之切哉五月 重
華不豫已奏告公共侍從臺棟請對不果八月

戊辰公繳納告勅乞竄逐待命江游戊寅壽
皇服藥赦下始入城癸未公念屢乞对及求去
至今日不可不極諫拜訖獨不離班位伏地敬
額久不已血漬髻鬢搢笏取劄子置龙墀上再
拜欲辭出始傳旨上殿光宗云知卿忠直理
会何事公奏今日无大于不迂官事光宗云
須用去公又極言陛下屢許群臣一入則文
不然内外不通禍乱不閉臣实痛心光宗為
之慘然曰終當去六月戊戌壽皇升遐七月
甲子主上受内禪是晚召公对于大堂圣容

感額云前但聞建儲之議亦自可息浮言豈知
遽踐大位泣辭不許至今耻松公奏此乃宗
庙社稷所繫陛下亦不得而辭首乞奏知
太上皇因擬劄本上即寫入又問初政及人
物明日再見犹云朕一日不曾食因泣下又言
昨大勿參决可尔公奏今只得尽人子事親
之誠心再擬起居劄子乞日進一道又與翊善
黃公裳同奏往朝南内因定過宮之礼乞先一
日入奏率百官恭謝士申擢中本舍人庚辰
上朝泰安宮至則寢門閉矣拜表成而退

上嘗問恐 太上皇未肯過 泰安如何公奏
陛下本出於不得已必不以位為樂况宮室乎
壽皇梓宮在殯且居壑次于禮為正旬日間三
降旨經營 泰安紛々不定 太上微疾未瘳
不若且居南內以休息至躬 陛下少留 重
華山居喪所政從之代言之初李孝經孝及轉
右武士夫帶行遙刺公封還詞頭謂固當怡恩
毋党然上事三宮禮有隆殺恩有後先乞候三
宮戚屬次第推恩內侍符滌洋罪于 太上而
差幹辦 泰安宮劉慶祖已事遙郡承宣使而

太上隨在入落階宮公皆繳奏 上云劉

慶祖事批可与本行公又奏曰慶祖无官可轉
止有建節若念其忠勤不若任之以事不必優
之以官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益為朝廷惜此
一門 陛下自登大宝所言如流忽于此事首
降可與書行指揮夫可与本行乃近世敵令也
使其可行臣即出矣何待再令使不可行豈敢
因再令而本哉 上嘗言中宮未建聖節未立
隨在入恩例之類直俟祔廟後施行公即極口
稱贊聖德後隨在命下封還再四且言 祖宗

隨在入正轉一官元符中方轉西官如徐勣何
執中除符制侍講亦止轉一官靖康以後方有
四官之例誠足太擾今於已分正當過為裁損
酌中推恩今遂寢因對上語公曰朕尚未見
父母如何敢恩及下人孰重孰輕且稱徽章為
是然公亦以此等故不久而迂矣上問講選
所奏諒閣宥講旧例公奏多故以來兩三月不
予儒生講矣不可不以為急務上袖出二紙
一具太上講筵本目一具潛邸講堂本日謂
講筵講本太少公奏今有机務不比講堂專一

讀本上云朝是六无事恐自怠惰况酬应万務
亦多讀本不可又奏人君之条与本生不同惟
能虚心受諫速善改過乃圣孝弟一事不在多
也它日又出二紙一衙本经史十件春秋礼记
詩本孟子通鑑唐書三朝宝訓奏議長編節本
一書臣僚十人黃裳陳傅良彭龜年黃由沈有
開朱熹李岷京鏜黃艾鄧駟公讀全意上云
朕欠讀本大上讀許多不养德東官垂二十
年今欲添講官至十員各專講一件兩日一次
五人上講早二件晚三件早依旧講殿上晚只

用小衫、依講堂例安講。公曰：講孝愈切。此帝王之孝也。若少讀而精，庶几有益。只曰：十人充講官否？陛下若招徠，二母之傑如朱熹輩，方厭人望，不可專以潛邸。李官為之，尋除侍講。而待制朱公、中書舍人陳公俱以召至。公引傅克俞乞班，蘇頌之下以請，繼除侍讀。三辭而後受。御筆奉御史有不植黨之言。公奏：但當察君子小人，不可問黨。與元祐黨籍第一人是司馬光。小人陷君子，妄白為黑，何所不有？又言：近差除多自中出，此不足為威斷。隨為小人所賣耳。九

月除吏部侍郎。公知事勢漸變，乃陳曰：太之稅其略曰：用臣大驟，處臣太高，臣跡太危。臣分太滿，因震雷暴雨言。近日好出不測之端，令故天。應以不測之風雷，因極陳今日小人竊弄叔柄，皆起於号令之不測。借吏部尚書充金國弔祭接選伴使，至平江奏漢无帝時，日昔元光恭顯指為堪猛用事之咎。及此堪猛復有日，爰始切責言者。小人机心，右今一轍。楚州表詔一疏，尤極剴切。謂信任君子之意，來李擗人而嘔。比小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一陛下之言。小人或

得與聞而小人誤。陛下之事，君子或不能知，送伴至楚，聞朱公奉祠，又奏：君子小人消長甚詳，皆不得報及，歸屢乞對，不許，自知不能久矣。明堂禮成，封清江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公見廟堂之權日輕，仇曹之勢愈重，言官人多出其門，於是歷疏其姦大要，書進退大臣更易言路，皆初政最關大体者。大臣或不能知，而仇曹知之，假託聲勢，竊弄威福。陛下總攬之權，恐為此人所盜矣。時十二月九日也。上聞奏，甚駭，且曰：只為親戚，故信之，不謂如此。奏事退已聞。

下之中書晚，又聞復取以入，知必不濟，再入一奏，丞相以聞。上云：仇曹是親戚，龜年是旧學，講堂五人一死一憂，云二人俱罷，只有龜年在。又性直，肯言，今當如何。丞相陳兩留之說已而。仇曹雖罢職，而予內祠，公除職，與郡給舍，繳駁不能回也。除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併湖北路。安撫使公既去，丞相量論罢矣。公至荆，罷和糴，以平米價，罷沙市官買之敝，治牙儉，以寬商旅。樽浮費，以除魚湖之輸，復奏脩長隄，教民兵，乞支還備邊庫錢，俱不報。公遂以疾，旬祠一請而

提奉江州太平具國宮慶元二年六月以諭列
落職罷祠五年言者以蔡璉禱告公与趙丞相
言故和中嘉示事乞如曠竄于是追三官勒停
嘉泰三年秋復元宮再奉具國祠開禧三年起
知贛州以疾力辭除集英殿修撰提奉建寧府
武夷山冲佑觀俄以疾甚致其事除空謨閣待
制三月二十三日终于家享年六十有五遺奏
聞特贈中奉大夫娶教民先三十年卒贈碩人
生二子欽承事郎守司農寺主簿鉅迪功郎新
特差充荆湖北路提点刑獄司幹辦公事女四

今長適進士陳復之次適鄉貢進士胡夢得次
適從政郎揚州江都縣丞章溶次適進士教清
之再娶燕王宮宣州位宗室潭州益陽縣丞贈
中大夫伯攄之女封碩人後一年卒生一子鉉
承務郎新監江州在城稅務孫男二人滋法孫
女四人俱幼七月壬午諸孤奉公之柩窆於縣
之建安鄉金家丹之原從治命也公性資剛方
孝識正大而議論尤為簡戾勁直善惡是非務
出道理義而當為白及可蹈正色立朝其愛君
憂世之誠先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及故

公議浩然歸重晚既投閒專以養性讀書為事
扁所居曰止堂悠然自得几微不見于顏面賓
客非親與美不安次郡縣吏乘時羅織公之親
黨文致之罪潛窺陰伺欲捃摭細微以媚叔偉
公視之如死彼亦不得毫毛之隙自偽李之說
與鮮不交者公于開洛之書益加誣詠著止堂
訓蒙一書蓋終始不交者也聞蘇師只為節度
使曰此韓氏之陽布也其禍韓氏又矣及問用
兵曰禍其在此乎皆如公言著內治聖鑒二十
卷訓蒙經解奏議外制并表牋雜著合為若干

卷藏于家塾某幸同朝一見如故相與日厚公
之三子求銘謂知公之深者莫如其偶然未死
尚何辭銘曰

矯一彭公天予剛介李問淵邀言議正大自其
簞仕憂國愛民登朝屢奏心乎愛君嘉如簡
察極天下選遇事獻規務約于善重華迷豫
問寢有愆朝夕思慮不已于言竭陛直前在墀
敏額言雖不用忠節愈白至王屯飛風雲是
依元日不召擢居綸闈開口論事略无顧避志
欲回天側目多忌叔姦孽牙惟公先知抗疏逆

折鳴鼓攻之上色為動公言益切聞者縮頭驚
次胆決一去一苗消長遂分言者雖力死救絲
禁声生勢長附矣日盛太阿倒持竊弄威柄橫
批點虜塗炭斯民赫然天誅公論復伸改弦之
初与世更始曲突徙薪如公有几嗚呼天乎不
假之年身不及見徒為知言恩光優渥施及其
子公凜如生誰願有此九京可作非公誰歸金
井之原過者式之

寶謨閣待制獻簡孫公神道碑

開禧三年歲在丁卯余以衰疾引年幸而得謝

因自念以凡才叨近列一時同朝多君子寮投
間以來相忘道術遂隔死生者多矣忽得故吏
部侍郎孫公從之子新瑞金西尉鏹之書寄
示從之行述且曰先公不幸薨於慶元五年四
月之丁丑葬未有銘因仍人九年重不幸二兄
俱蚤世凜然門戶之記惟无左有以碑于隧道
以惠顧九京以少贖不孝之愆余執本以泣曰
方公之薨余方遭嚴遣不得致生芻子前已而
又自遭内艰憂苦无生意以至于今悲愧多矣
老而孝落未不足以銘公義激于中有不容已

閣五年始克謹按行實之大槩序公平生而系以銘公諱逢吉從之其實也先世居南蘭陵五季避地於吉之太和五世祖德弼奉其父銀貴霸之命徒名數于尤泉今為邑今曾祖文妣李氏祖叔過通經博古綱饒有奇節惟不喜王氏季奔科奉不就尤為里人所推晚以經旨授諸孫率昌其家公以按行 阜陵恩特贈承務郎妣李氏考宜文行尤高兩上禮部而不及祿以公貴累贈奉直大夫妣羅氏贈令人奉直三子公居長次逢年終上猶令季逢辰終表州守俱

中儒科里入有三傑之稱公生于紹興五年時方倣擾季士解散公就季雖晚而資實後迈課藝類出父祖奇之自弱冠王薦于鄉隆興元年擢進士第調左迪功郎邠州司戶參軍乾道四年校試長沙場屋喧動同列踰垣避之公諭以義理中方帖息尚書沈公介為帥給事黃公鈞領漕計相与愛敬沈公泊寔慕府御史剛戾无敢迁其意者公白以受知之深知无不言未始一語詭随始若唯合終必垂听蒙民匿罪越訴捕之不獲乎批其子于獄麓士院沈公怒甚既

妨其父必欲併杖之公獨不食出且曰父有罪
子不知情何可從坐爭之數日而後得因力舜
揖事而歸沈既薦公閔陞既而又昇以京削或
謂公未可用沈公曰但知奉矣安知其它歸欲
力薦于朝而不果七年陞左汝事即黃公廷朝
薦于廟堂款處以孝官公以二子游官祖闕子
賤授常德府校授公侍郎李公燾出守常德以
史局自隨熟聞公之該洽先以本約見于公安
傾蓋之頃質以教疑公了辨如響恨得之晚且
曰僕曹有京削苗以待鄉人今日不可失士亟

以昇公樞密刘公珙少司成郑公伯熊刘公惇
皆有重名薦章交上初而識西享熙五年改宣
教郎太令人春秋高不思去左右闕而歲令人
強之始授袁州萍鄉縣公以孝道愛人為心不
為赫赫名而慘恒惠利之政出于至誠值歲夫
侵待哺者数万荒政皆有實惠不為便文逃責
事已而得雨又教民芟旱苗養耒孫是步飢而
不害例有添給別貯之久而盈溢輟四十万市
穀瓶社倉以濟貧乏擇矣士主之民賴其利催
科不亟不徐行雨露於膏火中氏尔樂輸縣計

既裕稍一其餘還以予民色之而比土瘠民寡
受役甚苦公予錢市田教之又使縣苗稅素重
為裁酌而捕其額又以餘力代貧民之賦為錢
四百餘萬馬相三在境內歲有繕脩芻藁之擾
事又不集公既葺其陋又糴粟以給之遂有經
久之計脩孝市本督課諸生身為之師士風大
振公之政直可比古之循吏非有矯飾求名之
心而色當孔道謠誦藹然起居舍人吳公懋出
使湖陰過縣貽書江西諸司曰部有矣今如此
雖欲敵矣乃卒諸臺競列上治最有旨藉記士

民亦至今歌之代還丁內艰服闋家居又久之
十三年幹办行在諸軍器計司十五年九月迁
國子博士十六年光宗覃恩轉朝奉郎賜緋
衣銀魚六月除司農寺丞兼實錄院檢討官紹
熙元年五月徙祕書郎八月兼皇子嘉王府
直講二年二月雷雪交作詔求直言公疏八事
以獻一曰去蔽諛二曰親講讀三曰仲論駁四
曰崇氣節上曰省用度六曰惜名器七曰拔材
武八曰飭戎備明白制切深口時弊論對諭今
歲初郊請遵用隆興三年詔書即用惠民以當

天心 上諭公曰闕罔不尚華飾六事天間素
之意又曰中外支賜合從咸有復功 上容納
獨直併論和買折帛之弊 上喜悉可其奏會
諫官鄧駟請增諫目即擢公古正言首奏帝王
經世之孝根于一心大而陰陽寒暑之變化小
而人民事物之統紀皆係于此心之運此心融
徹發之政事則天比可位万物可育奉元難者
其言甚備時營繕浸廣一第之建撤民居數百
皆怨者中公力言其弊公自以受 天子特達之
知恩欲補振切磨治道七旬中章 二十上多人

所難言者期于不負所奉元復顧忘欲亦不得
久居其職臨安守潘景珪支結謀進鄧公疏其
罪久以計傾之鄧移大匠公曰名為擢迂而罷
其言賤後不可治矣而疏不報再對復論言路
壅塞諫臣結舌天下利害无由上開顛而神于
逆心遜志之戒則雖失之于前尚可收之于後
也併論景珪脅持臺諫蔑視紀綱連章劾奏竟
逐之未几公亦有迂官之命大臣奏踐祚以來
屢易諫臣非所以示中外若以二監處之必不
肯晉遂除國子司業辭不拜 上諭旨曰士論

所推此師儒之選也不得已就戩而求去愈乃
公之初除或議其弱丞相留下止曰是有仁者
之勇上之親擢得人矣及是丞相曰某有敵
替上豈能一一垂听然不敢以是求去也公
对曰宰相与諫官不同宰相平章国事不能充
可否官以諫为名是專以言为戩美也不得其
言而不去人持狗彘我矣烏可与丞相比哉君
相知其不可奪九月遂除荆湖南路提点刑獄
公事而孝之士数百人出祖関外人謂中興以
来才一再見公褰帷入境風来凜然守法度識

大休不專按刺傳經次犯多所貸宥業績盈几
披閱奏考决遣如流未欺月文、為請民你自
心為不冤尤為意人物太府卿項安世吏部英
鎰方銓工部徐應尤皆所薦也五峯胡先生宏
之子太時元城刘先生安止之曾孫孝昌俱隱
衡嶽公請宮之以繼賢人之世事雖不行聞者
趨之兩担漕運通融有无深得計度之体衡之
茶陵秋輸特重公曰普祠官使臣大軍仰給于
邑不免加賦今則成元馬尚取贏可乎量出計
入蠲十之三令下吹声如雷邑人相与作佛家

道場三晝夜以報伐石刻詞至今尸而祝之也
愛惜公帑不以毫髮自奉諸臺月餽隨以還之
一元取焉參政陳公騷首疏六名士公在其中
上亦念公久外嘗曰孫其好士人三年九月召
為叔本少盜訓詞有當今第一流人物之褒承
上意也五年朝謁重華不以時公數具疏援
引昔誼深言之又率同館列名以進七月王
上受內禪登用舊李越三日擢公兼叔尚書吏
部侍郎初公入諫省翊善黃公裳曰孫直講問
李醇正勸講多益今遂失助上曰言路得斯

人尤可慶也又言所論有不樂者上曰既為
言事官豈可不使之盡言蓋上之在嘉邸
知公已深至是首陳初改為曰陛下嗣膺大
寶益非得已願起敬起孝教早溫清既援宗戚
俾之開釋太上推明陛下之心本乃若建
立長秋推恩隨尤人之屬皆可緩也又請進李
以養其明撥事以審其斷凡立政造事皆明以
先之斷以輔之則守經事而得其宜遭交事而
達其權天下可運于堂矣上欣然納之覃恩
轉朝奉大夫九月除叔尚書吏部侍郎賜金紫

眼明堂恩封石陵縣開國男食邑三百嘗告亟
相以和買折帛之價太重宜因初政稍議蠲減
庶可回結民心丞相奉行之然止限以三年非
公之本意也十月擢兼侍講公在嘉邨嘗集
群經格言以獻至是請講論語蓋公平日潛心
此書有自得之趣欲以逐格君之志也差充
孝宗瓚宮按行使朝方議撤秘書省以為壽
康宮而以東宮為館閣公沒然力爭謂于理
非順地俟屋弊不可以奉慈極事六竟止待制
未公熹在經筵持論切直忽奉祠而去公于

上前爭論甚苦因講叔與之詩反覆袖絳以為
諷上曰未熹所言多不可用公曰熹論祧廟
獨與衆論不合它所說皆正理未見其不可施
用顛由之以重經帷冬有震雷詔求闕失公言
過失所當謹者二曰奉親曰親儒闕遺所官講
者二曰謹爵祿曰節用度又論治体之要曰治
化之原肇于宮壺而遠于外廷宮壺戾則內外
之禁肅外廷正則上下之職脩妃后之家多啓
私竭嬪御或養私身願擇老成宮嬪佐六宮之
政內侍本備掃除自閣長而上願遵旧制選年

四十以上者知內省之事樞宰之職論道經邦
願方几之暇從容与之緣政近習之臣職在禁
密願全其恩教勿使與事 上深然之十二月
假煥章閣李士提奉万寿观兼侍讀充館仲金
用賀正使虜使需竹牛角之屬期以必得公奏
皆難得之物戎心无厭當道之于初大璫王德
謙典司用信所怛夫虜意密靖匪頌公卒却之
慶元 年正月兼實錄院同修撰使事畢入對
因奏臣比緣館伴刺求比事竊聞自 孝宗上
賓虜寢有輕視中國之心比年公卿習安將帥

習媮士率習惰風俗習侈上恬下嬉无復有枕
戈殄虜之意願 陛下拔材賢旌循良核名實
蓄財用選將帥簡精銳城要害備器械講求
孝宗內治外攘之策 上尤嘉柄而公於是時
已有不見容者矣待制朱公燾之去公力拯之
侍郎彭公龜年補郡又論不效為近習而逐正
人忤韓侂胄之意又嘗扈蹕有馬上迴揖之者
公独不頷彼又以為簡驩也一日會食部中或
報王喜除閣門祇候公曰此乃優伶嘗于內廷
效朱侍講容止以儒為戲者豈可以行清選當

抗疏力爭否則于經筵論之有飛語上聞五月
內批与郡而王喜之今亦寢或以為出于誤報
而公愛用愛君之心亦云至矣潜知恩轉朝散
大夫七月除知大平州累章丐詞九月提奉江
州太平興國宮三年轉朝請大夫五年三月起
知贛州言者始疏前事沮之公素有德量未嘗
語人以去國之由杜門深居時事一不掛口書
史自娛不以得喪介意至是以言者傳播公之
直節愈顯而公已屬疾上章納祿矣終于里第
壽六十有五二月除集英殿脩撰致仕嘉定五

年上以公曰孝軫其遺忠特贈室謨閣待制
仍度越彛典賜謚猷簡娶李氏累封令人与公
相繼而卒子男三人鍊承奉郎盜鄂州在城監
稅務鎮迪功郎新臨安府餘杭縣尉李即鍊也
女五人進士李三聘李拓羅沂迪功郎前臨江
軍司戶罷晟通直郎前知南康軍都昌縣事胡
找其婿也孫男四人渙漳浦女一人尚幼六年
歲十一月乙酉葬公于万安縣尤泉鄉鯨津之
原公資稟醇澹于外物一无所好惟刻意經史
不可解于心自幼至老手不釋卷務為有用之

孝尤精于國朝典章事物之源委官族之請系
除拜之歲具与夫前代彊悍率果之法封國行
河之利參貫融液无不通流修世教植治道誠
有志焉發為文詞以理為主以意為先体制其
備關鍵廣密簡而有法不為綺麗之習晚歲自
號靜閱居士有文集七十卷外集三十卷藏于
家左規右矩言笑不妄恂恂似不能言遇人无
矣愚貴賤少長咸接以礼平實誠慤表裡如一
脩身踐言樂于閒適遜吳達善心无媚忌喜怒
不形于色而正大州方之氣有臨大節不可奪

之風以其平昔之所見聞教之胡君之行述不
隱不誣足以傳遠而瑞金必欲以銘見屬老復
病瘁豈敢言文念公之三子而失其三余亦視
蔭几何有不能已者与公為同年初未相知晚
幸定交情義至篤為少司成則實為交承出入
送班必為僚于構讀之官余与拾事林公大中
于晚講之次論救呂祖儉之貶公從旁贊言尤
力嘗論日食事謂上即位未久多有陰翳一
得明照必有皆氣等變三月朔去正陽之月一
間先一日大雨謂必以陰雲不見至朔日乃滕

然使万日見其剝蝕天刑如此公又奏曰
至次日則又兩此雖片言為助多矣當紹熙慶
元之間上既隆寬下亦多言余幸周旋其
間固有激于忠憤不容不言惟公天与諒直事
君不以犯顏為難与同列不以忤意為憚劉德
秀為諫官以私意劾左史劉光祖公謂之曰人
尤寄心督于宰相寄耳目于臺諫皆當以天之
心為心僥任私以害忠良如彼蒼何願自此三
思而後行其尽言類此君之不疑惟义所在嗚
呼斯人而在諫爭論思之列可謂天下選時非

不遇位非不至而道平不行任以史事尤為當
才相与論循史之規摹甚備汗青死日而身去
矣嗚呼殄瘁之悲識者所司孰知余心之悲有
在于此乎銘曰

辛王之與四門以闢元人不言犹恐不力官以
諫名惟言是職視古已狹言又不得愛世之士
所共大息孰為敢言為緝邪慝矯孫公右之
遺直季為有用博聞多識其處交朋直諒三益
幕中之辨不為婉昼一登諫垣身任言責有犯
无隱櫻鱗之逆天姿則然不動声色鯁論日聞

不容煖席召還蓬山 工方御極首擢泛班完
光赫 ！ 經帷史館人望丞弼違 ！ 靡寧期補君
德飛語中人又成去國舍亦不通而道之塞不
容何病為天下惜銘以昭之後人斯式

攻媿先生大集卷第三十四

